

年

卷

期

第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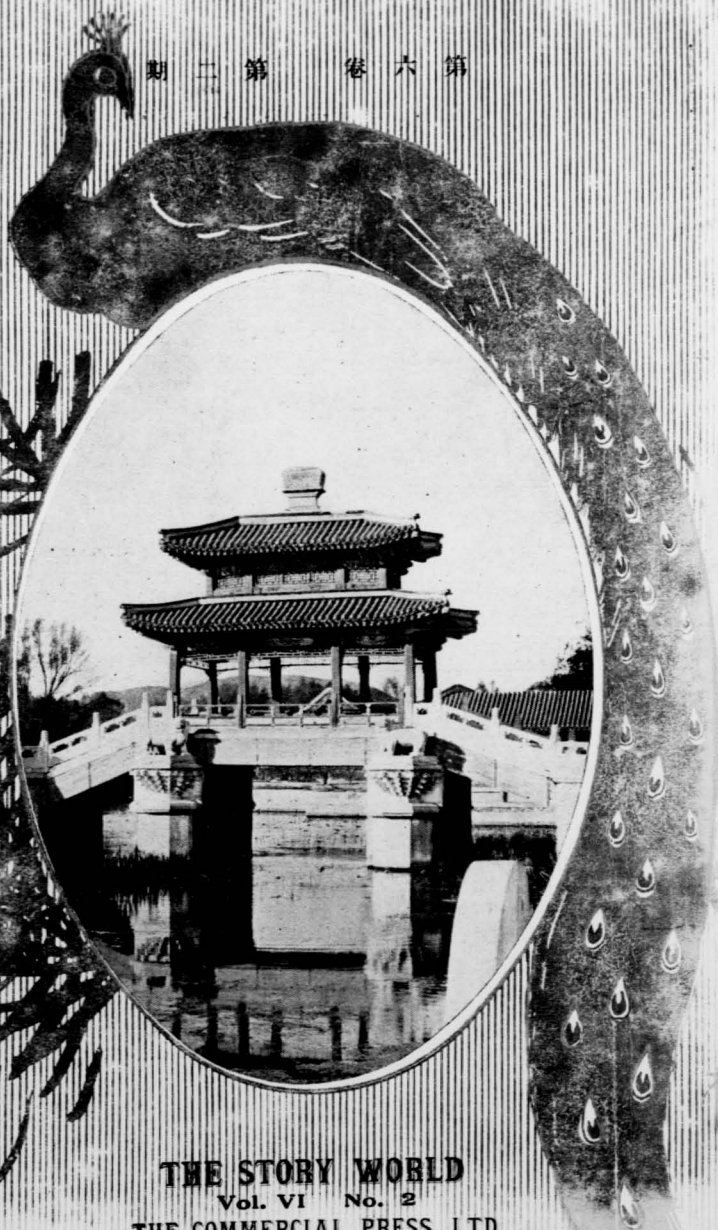
2

第

小 說 世 田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 六 卷 第 二 期



商 務 印

THE STORY WORLD
Vol. VI No. 2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空前未有的出版物！

應用最廣的參考書！

第一回

中國年鑑

洋裝一厚冊 二千一百餘頁 布面金字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五月底截止

郵費國內二角

凡為國民，於一國之事務不能無所知，但國家之政務浩繁，決非人民於短時間所可熟習。本館有鑒於此，乃有中國年鑑之編。分門別類，廣事搜羅，都三百萬言，統計一門逾全書三分之二。手此一編，則於國家事務，瞭如指掌，洵出版界空前鉅作也。

◀ 本書總目 ▶

土地	憲法	人口	國會	官制	司法
海軍	財政	外交	陸軍	鹽務	貨幣
銀行	鐵路	電政	郵政	航務	航空
治水及築港	農業	林業	漁牧	礦業	
工業	商會	公司	外國貿易	度量衡	
教育	宗教	二十年來中國大事記			
(附錄)	世界之部				

[編校人]

阮湘	李希賢
吳秉鈞	何崧齡
余祥森	范壽康
唐敬杲	徐壽齡
陳掖神	章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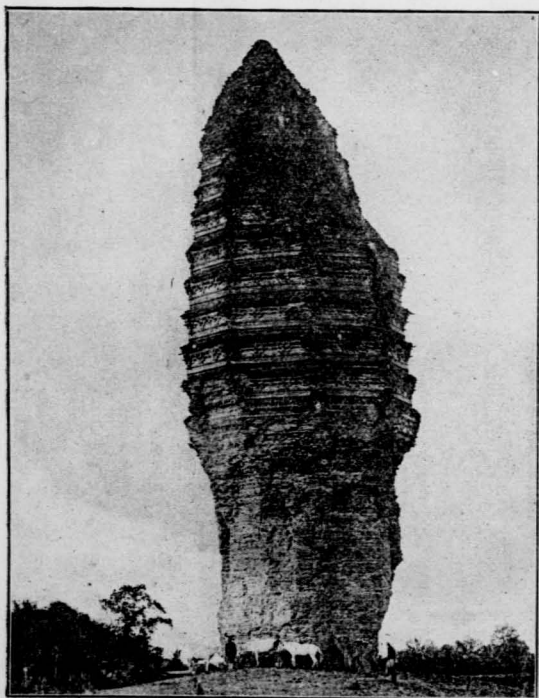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小仲先生

小仲先生在本館服務處任事有
年性喜文學現兼任本館影戲部
事編有「好兄弟」劇本現正從
事攝演先生親自導演一二至要
之幕另有「母之心」一劇擬親
自扮演洵藝術界之有心人也

農安古塔



一千五百年創立高二百六十六尺



小 說 世 界

目 錄

第 二 期 第 六 卷

◀「橋亭放」名題面封▶

- 安息日……………楊小仲
- 珍珠的種類……………憶秋生
題小說世界 顧福清
- 紅鑽石……………南海馮六
- 微聲……………無愧我心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腳底下的方針 孟雄
- 悲慘的故事……………弋紅
在夢裏 起八
- 戰禍……………蒔荷
- 伊的生和死……………譚抱月
- 考拉喬……………周香民
小詩 汪一勺
- 女與媳……………少芹
賣糶翁 智軒
- 野人記……………曹梁廈

余因夜不 安睡幾乎 殞命及服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身體復原始獲全愈

閣下曾患夜不安睡乎如有患之請問閣下自己可也何以余患夜難安眠耶
 問曰余因操勞過度思慮太甚宜及早休息也且當保養切勿用腦力過度
 答曰余因免夜不安睡乎答之曰宜補血以健腦使遇身有六十六號和興號
 惟四先生之證據便可知矣胡君自述云約一年前余覺身體衰弱夜難安睡
 每夜如此余甚驚恐且胃口甚弱以致困苦不堪因食物稍硬食後必吐以安睡
 形容瘦削面色黃萎毫無精神不能從事更且勝力諸醫束手百藥罔效
 增得腦筋有胃口能
 力且夜有
 安眠胃口
 漸增身體
 重量加至
 二磅現
 造之宛如
 余症之人
 獲全愈因
 獲全愈因
 服用他藥
 無濟於事
 全賴韋廉
 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滋補之功
 功也韋廉
 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血氣衰弱
 浮腫氣衰
 或直向山
 六瓶大洋
 郵送分文
 不取

男女及小孩衛生小書奉送

即須寄一明信片至
 以上所列地址原班

保怡胡惟四君

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

血氣衰弱
 浮腫氣衰
 或直向山
 六瓶大洋
 郵送分文
 不取

血氣衰弱
 浮腫氣衰
 或直向山
 六瓶大洋
 郵送分文
 不取

血氣衰弱
 浮腫氣衰
 或直向山
 六瓶大洋
 郵送分文
 不取

血氣衰弱
 浮腫氣衰
 或直向山
 六瓶大洋
 郵送分文
 不取



安息日

楊小仲

依照他的年齡，可稱為祖父行輩，但既作了同事，亦祇得彼此先生相稱了。所以最初，當他招呼我，或者和我接洽事情，叫我一聲「楊先生」的時候，我不禁臉上紅漲，覺得愧不敢當，我就要求他改叫名號。一直到幾個月之後，我們很熟習了，他方始允許稱我名號。

他實在是生平一個可以紀念的朋友，雖僅僅祇一年，我對於他的事實，却都能記憶得很清楚。這一天早晨，我到公事房去，時候很早，僕役們還在灑掃各處地方。我經過待客室裏，見一位白髯老者，坐在那裏，我奇訝的轉念，這早來會什麼人。停了一刻，我們一間裏，幾位朋友都到齊了。在辦事時間，第一個小時以內，我們照例不辦

事，祇是看閱幾種新聞報，或者閒談着。一位善談的張君，他是豪爽而抗直的人，我們八九個人當中，年齡要算他最長了。他靠着國學淵博，充當總經理的書記，除了每日寫一兩封緊要的信，做些應酬的文字，餘外他是很空閒的。因此他愈加可以逞他的談風了，他無所謂忌諱，以為世上沒有不可以說的話。這天他走到我的棹邊，說：「我們這裏又要添一個同事。」

我問着說：「是什麼人呢？」

張君臉上浮着一陣狡獪的笑容說：「你且到客室裏去看看。」好奇心使我立刻離開坐位到客室去。門敞開着，依然還是那位老者，坐在一張軟椅上——想是坐

得不耐煩了——手裏執着一本書閱看。鼻上架着白銅邊眼鏡，白鬚拂到胸前，棹上擺了一隻舊式而敝壞的手提皮包，身傍靠了一枝不很考究的扶杖。我奇訝的回到辦事室，張君正迎着，問說：「看見了麼？」

「看見了，恐怕不對罷。」我懷疑說：

「我亦不過猜度……請你看一封信。」張君說着，就去開了自己的抽屜，取出一張信紙，交給我，上面寫：

「（上略）……先父之友，章紹章君。年老家貧，兒孫累重，毋以自存，擬托庇於貴館字下。前代面懇，承允諾，感戴無涯。茲章君即日赴滬晉謁，請推愛優遇之。章君年雖邁老，文墨甚佳，精神健旺，不減青年。惟晚境蹇塞，尙不免橐筆求生活，爲可嘆耳……（下略）」這信是總經理至好的朋友，從天津寄來的，我看了這信說：「就是這個人麼？」

「不是他是誰，你不見差役那裏的名片麼。」
這時另一個同事宗君——足球健將充英文書記

職務——立在我旁，亦把這信看了，接着說：「這就是坐在客室裏的老人啊。」

「這可以決定的了。」張君又說：

「怎樣能够，這大的年紀，我看他走路還要人扶，怎能還做筆墨事體。」宗君略搖動他梳得整齊頭髮的頭

坐在我對面的一位姓沈的說：「這倒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子。」

我們又說了些時，就各自回了坐位，我心中忽然沾了一點愁悶的灰塵，沒法可以排除。

又隔了半點鐘，科長陳君和這位老人，一同走到我們辦事室來，指定靠窗一張沒有人坐的椅子給他作坐位。老人隨即把手裏提的皮包，放在棹上，又把那枝扶杖，靠在牆邊。科長又向我們介紹，略敘述了幾句履歷，大概說章君原是在政界裏辦文案的，現在我們請了來辦理文牘。我們彼此通了姓名，說了些客套所不免的話。完了，

各人仍辦各人的事，韋君把皮包開了，取出一隻銅墨盒，一枝筆，一疊信紙，又取出一本刻了細密的字書，執着閱看，以排遣他這人地生疎的寂寞。張君從坐位上，回過臉看着我一笑。

我忘了我應做的事務，儘管看着這新來的同伴。他老嫩的面容，頗似風乾的鮮菓皮；戴了一頂尖瓜皮帽，四周露出參差不整齊的白髮；這是二月天氣，他穿了羊羔皮袍，馬褂亦敝舊了；一切都能和他年紀相稱，都能顯出不整潔的表徵。他矜持他的老態，毫不經意的神氣，坐着看書，不時眼光透出眼鏡玻片，看看我們。間隔數分鐘，喘咳一陣，吐出一口有氣力的痰，在他的椅旁痰盂裏。我潛默的心念，想起刻才所見的介紹信，對於這位「晚境蹇塞」的耄者，生出一種異樣的思想，逼迫我煩悶起來了。死了不到五年的祖父影子，陡然在我眼前跳動。

十二點鐘的鈴搖動，我們都離了辦事室，回去午飯。韋君提了那隻皮包，拄了扶杖，亦隨同出來，飯後，我到公

司，略遲些時候，全間的人已經到齊，張君正和新來的韋君，高聲談話。因此我看見老年人說話，總是相同的姿勢，在每幾句話之後，用手抹一抹鬚鬚，喉嚨裏咳一下，聲音老是沙澀的。下午，科長拿出一封信，交給他寫復信稿，他立時寫了，經科長看了，沒有改動，批了照繕兩個字，就交繕寫人謄正，我們都背着，他把這封信傳看，果然能符合介紹書中「文筆甚佳」了。惟有那寫字的時候，低着頭，眼光逼近在筆尖上，鬚鬚拂在紙上，蘇蘇的作響，在我們旁觀的人，未免有些替他疲勞呵。

我們大家都用特異眼光去看視他。他實在不是招人厭惡的老者，他很能容納青年人的志趣，並不把自己的成見，視為牢不可破的。但是他喜歡就別人的話，發出廣博的動議，並把自己所經歷的，作他言論的引證。從此博學善談的張君，有了一個對手。

我們經過了結交的第一步，逐漸熟習了，以前心內存蓄的年齡隔膜，亦已消除。他是從天津來的，現孤身在

上海作旅客，暫時居住女壻家裏，但距離我們公司很遠，他每天趕在規定時刻九點鐘以前就到，而他的皮包拄杖，却是一步不離的。

他每月薪水，定為八十元，在我們一間裏，不能不算很豐的了。——這多半是介紹人的力量，論起事體實亦不值的。——但他的節省行為，真使我們驚奇：公司到電車站，亦有一里路光景，像懶惰性成以車代步的我，已經覺得很長了。而他每日早晨來，下午回去，都是步行的，從不肯照顧這五六枚銅圓一次的人力車。下雨了，泥濘和潑了漿一般，他暫時擱起那枝拄杖，改撐了雨傘，仍然提着皮包，穿了皮鞋，在那泥糊雨地裏行走。單身在外，飲食亦是一件最為難的事；他早晚飯，都是在女壻家寄食了，惟這頓午飯，他費了許多籌思，後來決計拒絕每月三元的包飯。他寧可每頓到小飯店裏吃些零碎點心，或是麵，或是饅首，或是乾硬難吃的麵包，每頓不得過一百文。我們有時說起，何必這樣刻苦，他說這樣快樂，比之每日老是吃米

飯，另有興趣些。

一個多月之後，他亦以距離太遠為不便了；我亦勸他遷近些，早夕乘那擁擠的電車，究亦是危險的事。他託我代他尋覓一間相當的房屋。不久，我在公司左近，尋得一間前樓。居停原是我認識的，房金每月四元。條件是照顧他的茶水，照護東西。他亦很滿意，逗了一個星期日，就遷了過來。物件簡單極了；一個鋪蓋，一隻箱子，一個網籃，一隻考籃，他又費了半天的功夫，買了一架木牀架，椅子，棹子各一張，一隻便桶，一盞煤油燈，各物都已完備了，他是安然的度那孤單旅客的生涯。至於伙食問題，依然照以前的意思；三餐都吃些點心米粥，沒有一定的地方，不吃一定的東西，沿公司旁邊一帶的小飯館，和點心店，都得到他的照顧。有的一連吃了幾次，有的隔了幾天，光顧一次，所以這班堂倌們，都認識這位老先生了。他所以如此的原故：因為每星期六下午，他就上女壻家裏，這天的晚飯，和星期日的三餐，星期一的早飯，都打擾在女壻

家了，如果包定了伙食，是不能按頓除去的，那末他就要吃了老大的虧了。這些事體，也許是適當的，但在我們一般青年人的眼裏，總覺得以為太過了。

他和我很說得來，稱讚我為人圓通。他時常談起他的歷史，在年輕時候，他當了上海道的第一位師爺，是很有權勢的。那時第二個兒子，方才三歲，非常的聰明美秀，時時到衙門裏去玩耍。這位道台，却異常的歡喜他，正有一個方才兩歲的小女兒，就許配給他，這種仰攀的婚姻，在當時自然是引為慶欣的了。後來又當了幾次闕差使，兩個兒子，亦都結了婚。光復以後，從政界裏退了下來，以前的財產，因為浩大的用度，逐漸的減少了。兩個兒子，亦不能如從前的期望；大的在杭州，二的在天津，各人祇謀到數十元的職業，僅僅足夠養活自己。然二人的生育，却很多，大房有男孫五人，女孫三人，二房有男孫四人，女孫二人，兩位媳婦，都是富貴人家嬌養的女兒，怎能禁得這煩瑣勞苦的家庭，就不得不多雇些傭人來服侍了。生財

日減，用度日增，應酬亦一天天加大，所以祇得把老頭子逼到上海來，賣他的晚年精神，謀這每月的八十元的補助。他家中還有和他一般年紀的老妻，身體亦和他一般的強健。——在別人聽見他這樣的身世，不免要替他慨嘆，但他很是怡然。雖是說到極不樂意的事體，也沒有一次的怨言，不過祇有過一句說：「我們如果不娶道台的女兒，或者可以不致於到這種地步。」這是正因為我將要決定我的婚事而他如此說的。

賬房裏送給他第一個月的薪水，一隻封套，他拆開了，一疊鈔票，他點清數目收下了。隨即在他的那隻皮包裏，取出三封預先寫成的信，拄了扶杖，走了出去。過了兩個時辰，方始回來，似乎很吃力的，頭上畧有些汗意。我就問着說：「往那裏去？」

「到郵政局去。」

「幹什麼？」

「匯款，」他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三紙郵局匯款憑

單，遞給了我，一張是寄天津章仲新收，匯洋三十元；一張寄杭州章伯明收，匯洋二十元；一張寄濟南張章淑英女士收洋十元。他隨又加了一遍解釋：「淑英是女兒，因為以前託伊轉借來的錢，現在按月抽還。天津，杭州，現在得了這點數目，雖是不多，亦就可以不致窘急了。」

「你自己祇餘二十元，要不够用罷，」我問着說：

「我一人要用什麼錢，連房錢連伙食，祇要八元，餘外我有什麼用處，我每月還可多十元呢。」

我默然，他把三張郵局憑單，收藏在皮包裏，又取出一個小簿子，寫了幾行，亦收藏起來。我望着他，懸想他的兒子，接到他的匯款的信，不知是喜是憂，他這般消極的幫助，茫茫的來日，又將如之何。

以後他每逢領到薪水的一天，必定往郵局裏去一次，回來之後，總是把三張紙條收藏在皮包裏，在一個小簿子上，寫下幾行。

我以先恐怕他年老好靜，從未到過他寓所裏去。有

一次，他向我說：你能常到我那裏伴我談談麼？孤淒的生活，一直到這般年紀，方始領略到呵！」

我答應了說：「久想去的，怕你老人家嫌煩呀。」

這天，公事完畢，回家吃了晚飯，我就到他家去。居停原是我認識的，推門進去，看見了女主人，就問着說：「權上老先生在家麼？」

伊向門外一指說：「出外吃飯了。」又接着說：「立刻就來的，請坐坐罷，你許久不來了啊。」

「很少空功夫呀。」我回答了，就坐下，談了幾句。

伊又告訴我說：「這位老先生，真真清靜極了；在樓上除了幾聲咳嗽聲音，餘外一些聲音亦沒有。晚上把茶壺拿了下來，託我們泡一壺茶，自己提了上去，不再下來了，樓板上傳下輕微的踱步聲音。打過了十點鐘，靜寂了，夜深的時候，我們可以聽見睡鼾聲。到天方才明亮，他就起身，找我們的用人，泡了洗面水，洗了臉，就帶了皮包拄杖出去，自己去吃點心，再往公司裏去，每天都是刻板的。」

我說：「所以他每天到公司裏這般早，門還不開，就坐在門前的樓上等候了。」

我們談說着，他推了門進來，仍然一隻手提了皮包，一隻手執了拄杖，看見我笑着說：「來了多時麼，勞你久候，請隨我樓上來罷。」他很高興的在前面走上樓梯，我跟隨了。

「今天吃的什麼晚飯。」我隨口問：

「鱈魚麵，倒還很好，北方的鱈魚，不及南方的多呢。」

他上了樓，忽然止住我說：「慢點上來，等我點了火，照你這裏東西很多。」我於是在樓梯中間立着，隨時他執了煤油燈，到樓梯邊，照了我上去。我們走進了房，很明亮的燈火，照着這小小的房間，和簡單的陳設，現出灰暗的神氣。靠壁一張牀，帳子亦不掛起，被褥亦擁堆不摺疊；臨窗一張棹子，上面攤些舊報紙，和凌亂的書籍；前面擺開似乎正在閱看的一本書。他搬過一張椅子，放在棹

前，叫我坐了，我嘲笑着說：「牆壁上爲什麼不掛幾張畫，何必顯出這般家徒四壁的樣子。」

他笑了一笑，「誰還管這些事。」

「自然，比這個重要的，亦不知有幾多呢！」我心中轉念：我眼睛看在棹上這本書上，我可以認得就是他第一天到公司裏來在客室裏看的；以後亦時常看見他，很認真的看這本書；我就把這書大略翻了一遍，上面印着細小的字，是關於醫學的，每一藥味下面，有詳細的詮註。封面上，標着第六本字樣，我問着說：

「韋先生，你研究醫道麼？」

「少懂些，現在我想做一件事業。」他回應我說：

「什麼事業呢？」

「中國的醫學，是最深奧的，內中的學識，逐漸失傳。自從西醫闖進了中國，一般喜霸道，貪近功的人，趨之若鶩。更是把固有的高深奧妙中國醫學，置之不顧，這是多麼可恨的事。我現在得了這本書，我想把上面所詮註的，

麼？

「並不覺得。」

演繹詳細，附上引證，加以參考，使得成爲中國唯一的醫書，藉此排斥邪說橫行的西醫學說。」他一面說着，一面在抽屜裏取出一疊稿紙，約有四五十張，寫了絕細的楷書，內中間着用紅朱寫的小字。我對於醫道，完全是不知的，我不能明瞭他的義意，祇得盛誇着說：「好大的功夫！」

該休息的了。」

「在許多人的眼光裏，都以為像你這般年紀，是應該休息的了。」

他承認說：「這實在是不容易的。」

他立刻顯出不承認的神氣說：「我最反對這類的話，我尊重（有幾分量作幾分用去）的信條。我雖然皮膚起了皺紋，嘴上生了白鬚，但我有什麼地方不及你們年青人；我自以為有許多還可以超越你們呢。如果這

「寫這些要多少時間。」我指着一疊稿紙說：

「這個還是去年秋間，方才動手作的，現在公司裏做事，是沒有時間用在這個上面了。」

「全部共有多少呢？」

「這個大概是二十分之一。」他指着稿紙說：

他枯皺的面容，蒼白的鬚鬚，映在眼前。我不願再在

到安息日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不能就卸除人生的責任。」

這個上面討論，急於把話引岔開去。

「先生的精神，真堪欽佩。」

我靜住了，他又接着說：「你懷疑我的話麼？這是沒有可以疑惑的。在我的期望中，這部醫書，是可以完成的

他微微地一笑。

呵！他說着笑了，又把一疊稿紙，放進抽屜裏。

「這樣地每天在公司裏坐七八點鐘，亦覺得勞頓。」

我亦和着一笑，「你的話自然是一定的。」

以後，我們又無宗旨的閒談，他對於公司裏的辦事程序，和一班同事們，都有些批評。誰是他欽重的，誰是他厭惡的，都很直率而平允的告訴我。又把上海的風俗人情，加了些討論，引證以前的上海，和現在的北方情形，毫不厭倦的談着，使我智識裏，知道從未得知的事。我覺得談了很久，辭別了出來，他慇懃的執了燈，直送到樓梯邊。最後說一句帶着笑聲的話：「安息的時間降臨了，我們亦祇得安息罷。」

一切的生活，都是刻板的，日子一天天照樣過去，我們浮沉在這枯寂的世界裏，實在感受不到什麼快樂。但是依然如若有什麼不完的牽累，忙忙碌碌地，得不到一時的安寧，人究竟爲的什麼，呵！佛家所謂「不可說」，這「不可說」三個字，確乎可以切實地包含了人生的意味了。我常常這麼想念。

一天，他接到一封快信，他拆看之後，頓時憂悶起來。微低着頭，在辦事室踱走着，忽而走到我的棹邊，問我說：

「公司裏借錢，是什麼規矩。」

我告訴他說：「應先寫一封信理由書，經科長批准，並且定了攤還的日期。——你問作什麼？」

他微啣了一口氣說：「天津來信，二小兒病了，家用完盡，這真是沒法可想，祇有走這條路，試試看。」

他隨即回到座位上，執着筆寫信，立刻送到科長那裏。又向科長說了許多話，方才允准，他很欣喜地，拿了科長批准的單子。到賬房裏領了錢。即時寫了一封信，就到郵政局去。這次他預支了半月薪水，連前兩月用賸的十元，亦一併寄了去。

隔了幾天，他和我說：「天津有信來了，二小兒的病已經痊愈，不過有些疑心，何以這場病，突然而來，忽然而愈了。」

一個夏季，亦就毫不經意的過去了。各學校在報紙上，都登載了攬收新生的廣告，在這下學期將要開學的時候，章君對於各學校的廣告，非常留意。以前他曾向我

說過，兩個兒子，所學不合時用，以致潦倒不得意。現在孫兒們如此繁多，上天祇給了他養育的能力，却没有給他教育的權能。現在一個個逐漸地長大了，將來的前途，沒一個不是在恐慌無辦法當中。他想盡他的心力，拯救一兩個，由這一兩個，再拯救到其餘的，因此他注意到大孫兒求學的地方。

他同意靠近公司的一處中學校，因為種種的便利，他決計命大孫兒進這個學校。他自己去討了一份章程，仔細研究一番。學費還不算大，祇要附一次午飯，宿處和他同住，一切費用，可以減省。他決定之後，就叫大孫兒到上海來，設法了路費，寄到天津。不久孫兒就到了上海。我們亦都相見，一個十五六歲平常的男孩，資質上似乎遲鈍不靈敏，舉止神情亦沒有奮發氣象。我們心念中，都懷想着，老頭子的期望，亦祇是泡影而已。因為這層，此後寄天津的款子，縮短了五元。

自從他大孫兒來了以後，他每日到公司，就不像以

十
前的那般早。自此他多了一項任務，就是要等孫兒到學校裏去了，方纔到公司裏來。

忽然有一天，已經到了辦公時間，韋君還沒有來。我們都以為訝異，因為韋君到公司半年有餘，從未有遲到曠暇的事。或者有了特別的事故，我們大家猜度着。我預備晚間公畢出去，到他那裏看一次。午後，我吃了飯回來，他已經坐在他的座位上，皮包拄杖，亦都仍然擱在每天放置的位置。我走到他的面前，他向我招呼，微微一笑。

「怎麼上半年不來？」

「有些頭痛，昨夜受了涼。」說時，手撫着頭，精神痿頓，面色慘白，眼光澀滯，我就說：

「爲什麼不休息一、二天，何必急忙又來呢？」

「這沒有什麼關係，在家在這裏，都是一樣，頭痛是不宜多睡的。」

我默念，公司裏的定章——生病不到亦要按日扣薪——有些太不替窮朋友着想了！這正是深秋的時

節，外邊的時候正盛，我很爲着他而擔憂哩。這時窗外的風，加緊的吹着，把篷帳搖撼不定，幾株樹上的葉子，將要脫落盡了。

他自己開了藥單，吃了兩劑，數日之後，把病魔逐退，又恢復強健精神。

預算每每是不足憑準的，以前一個人的用度，自然還有些把握，可以守得住。如今孫兒來了，在學校裏讀書，況且是上海的學校，一切用費，衣裳，書籍，學費，雜用等等，沒一樣是可以省免的。省了一樁，就是一個缺憾，爲顏面關係，祇得竭力撐支，而章君却窮於應付了。

「希望還是很渺茫的；目前的爲難，實在艱於經受了。」他每向我談起孫兒學校的事，如此慨嘆的說：

像他們這般的家庭，這樣的境遇，使我們友朋們，雖然是巧於詞令的，亦很難說一兩句慰藉的話了。

不曉得他什麼時候，得了覺悟，他對大孫兒的計畫，是徒然的，是不宜於他們家庭的。他放棄了以前的主張，

自然不免是貪圖近功，然我們同事們，都以爲是唯一的上策了。他在經理面前，要求給他孫子一個位置，因爲種種原因，不能繼續求學，一則爲他的前程，一則爲現時的補助，這誠是必要的一件事。承總理的厚情，慨然應允。數日之後，他孫子就脫離學校，而爲了商店的夥友。章君自是躊躇滿志。孫子的薪水二十元，他限制用去十元，餘十元和他自己每月所多餘的，併合存儲，向公司立了一個存摺。每月存積上去，他時常執着存摺計算上面的利息，又把那皮包裏記賬簿，詳細紀錄，這些時候，他的面容，常常含着笑意，似乎心裏甜適，有無憂無慮的快樂。

這樣又過去三個月，近於臘鼓催殘的時節了。這天禮拜六，天下着大雪。他照例是要到女嬸家裏去的，下午散了公，我們一同走出了門，他破例叫了一部黃包車，他上了車子，還舉一舉手說：「後天會。」我們看着他的車子，在雪花叢裏，漸漸隱沒了。

到了星期一，殘雪初霽，天氣嚴寒，公事房裏燒着巨

大的火爐。全間的人都到齊了，圍着火爐談話，獨獨少一個章君，張君奇怪着說：「怎麼章先生今天還不來？」

沈君說：「天氣太冷了，老年人起不起了。」

宗君說：「恐怕又是病了吧？」

我的猜度，稍停就會來的。過了中午，還不見來，就去問他的孫子，但他星期六和祖父同去之後，今天亦未到公司，真令人有些疑惑了。明天，章君還不到公司，我們決定他是生病了。午時，他的孫子忽然來了，面上淒惶的神色，告訴我們說：「星期日，他和祖父到卡德路訪友，要拜託替天津方面，謀一個優些的位置。乘那擁擠不堪的電車，不知怎樣，被擠跌下車來，當時人事不知，急急送到醫院診治，多時，人是清醒了，但一隻右手，完全不能活動，成了廢物了。」他說着，眼眶裏含了淚水，又在衣袋內取出一封信說：「現在祇能向公司辭職了，這是祖父命我寫給經理的。」他一行淚珠禁不住滾落下來。我們心中，受了一陣猛烈的激刺，對於素所憐憫的老者，忽然遭受這

般的慘厄，都覺得感到淒楚難堪的滋味。他的孫子又說：「醫院裏費用太大，現在已經移回姑夫家裏，找醫生看治了。」

總經理知了這個消息，允准他辭職，——這是不成問題的——本着憐憫的心，特別優遇，送了兩個月的薪水，並結算了一年應得的花紅，連同他自己贈送一百元，共總有五百元，差人送到他家裏，他收下了，又命他孫子寫了一封感謝的信。

第二天的下午，我和張君，特請了半天假，去看視他。他家在城裏偏僻的街道，我們尋找許久時間，方才尋到。拿了名刺進去，大孫子隨即出來迎接，直接邀我們到他的臥室裏。這時他倚靠在牀上，面前攤着許多報紙，見了我們，歉然的說：「勞二位的駕，感謝萬分。」頓時叫孫子搬過兩張椅子，在牀前，請我們坐了。我們慰問了他幾句。他面上浮着淒然欲絕的神情，並且把受傷的手，解開了綳帶，給我們看，一隻右手，向內曲着，手指頭亦彎曲不伸。

他指着說：「就此做了殘廢的人。」又告訴我們說：「當從車上跌下的第一天，半邊身體都不能動了，經醫生注射了幾針，現在已漸恢復，但不知這隻手還有好的希望麼。」他又向我含着慘笑說：「不知我的安息日的降臨，是這樣悲痛的呵，天何其殘酷呵！」他又談論公司方面，表示他感激的意思，至於總理，論起私交，亦可說完全無虧了。他又說：「很想即刻回到北方，但不知能否達到期望。」

我們談了很久，末後勸他安心靜養，不要焦煩，不致於就不會好的。我們亦就辭了出來，臨行他說：「在公司一年，結交的，不過二位而已。」

自後，我們牽於事忙，又因距離太遠，不能再去看他。他孫子隔了一星期，亦來公司辦事。來對我們說：「祖父近日似乎有些轉機，食量亦增加現在還請醫生看着。」

匆促的新年年假，已經過去，我回到家鄉去一次，亦沒有功夫再去探視，然心念中，却沒有一天把他忘了。我

們的談話，亦常以韋君爲資料。我每看着那空坐位，皮包柱杖的影跡，都杳然了，棹椅上浮着依約可見的一層灰塵。我不禁起了懷舊的感念，和惜別的情緒，使我悵悵寡歡了。

這天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信面上的字跡，宛然是韋君的手筆。我大覺訝異，急忙拆視，裏面的信，亦是他親手寫的，大概說他的病，經一個德國醫生看好了，現在已恢復原狀。職業既已辭去，上海不願久住，亟想回北。邀我於一二日內，前往一晤，還有要事面託哩。」我看了，這種難治的病，居然好了，我亦很代他欣悅。

下午，我就在他家和他會面。病雖是痊愈，但減瘦了許多，精神更是頹唐，說話聲音亦非常細弱。他坐在一張軟椅上，見了我，用力想立起來，經我按捺住了，說：「何必要這樣客氣。」

他懇摯的說：「請你這般遠的路，趕到這裏，心甚不安，但是除了你，更沒有人可以奉託呵！」

我問着說：「什麼時候北上呢？」

「早到一兩個星期以內，遲到一月之後，大概趕早些。」

他靜了半晌，後略提高了聲音說：「大孫兒的職業，是不易得來的，如何能就此拋棄，但上海這種地面，我怎能放心，沒奈何以此拜託。相交甚短，相印以心，諒你或者不致於拒絕，請你把他看作自己的小輩，指導教訓，不要稍存客氣。請你體諒我老年人的苦心，允許我的要求，此生不能圖報，來世亦當還答。」

我謙遜不惶，不敢承當。他言之更爲懇切，枯澀的眼睛，包含了濕潤的淚光。我於是勉爲承應。他覺得很爲快樂。他說：「如此可以無南顧之憂，到了北方以後，還想謀一個事做做。」我想勸止，不如休息罷，忽轉念以前的談話，未便多言。他又向我說：原前的住宅，一個人住太大了，亦叫我替他找一個適當地方。末後說，望我不要忘了這個老友，時時通信給他。我辭了出來，他拄了扶杖，送至門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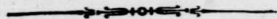
「安息日真不容易得到……如此的遼遠呀！」我心中轉念，悵然的上了電車。

隔了兩個禮拜，他的孫子，忽來向我說：「祖父准定後天動身北上了。」我默念，經此一別，此生有無再會的機會，殊未可必了，我決計前去送行。買了他素所喜食的糖蓮子，另又配了兩樣禮物。問准了動身的時間，自己帶了禮物，到火車站去等候。片刻，他就來了。同來的有他的女婿，女兒，和大孫子，看見了我，非常的感謝，禮物經了一度的謙遜，收下了。他女婿代他買了車票，行李交給轉運部。我亦買了一張月台票，隨送到車上。他已經能祛除了病後衰弱態度，步履亦很康健了。仍然穿了那第一天到公司裏來的一件皮袍，一件馬褂，加了一年的壽命，多增了幾分敏奮。

他很慨嘆的說：「當得病的一天，我很以不能北歸爲憂了，那知天還給我這特殊的恩典啊！」

起八謎存

錢起八



- 豁然開朗 (人名一)
- 諸葛大名垂宇宙 (三國人表字一)
- 牡丹富貴 (水滸人名一)
- 阡陌 (人名一)
- 朝鮮國語 (人名一) (燕尾)
- 披星戴月還家鄉 (人名一)
- 逍遙風月不須錢 (人名一)
- 五穀不生 (人名一)
- 牙醫 (人名一)
- 雪滿東籬 (現今名伶一) (會意)

- 霍光
- 孔彰
- 花榮
- 田文
- 韓信
- 歸有光
- 白樂天
- 田光
- 習鑿齒
- 粉菊花

各人的面上，都有些惜別神傷的氣色。最後他向我說：「上次所拜託的，萬望你可憐我區區的心，切實照顧，真正感銘五中了。」他又向孫兒叮囑很長久，女婿女兒，亦向他作一番密語。

我猛一抬頭，看見上面架行李的板上，一隻小考籃，我到他家所看見的。我想起那一疊醫書稿紙，不知道一

部巨著，究竟有完成的希望否？

已經到了開車時刻，我們送行的人，都下了火車，他頭伸出窗來，和我們話別。

汽笛鳴了，於是這孤獨的老者，上了這千里迢迢回鄉的道路。

(完)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漢口路十三號噠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信中公公司分經理




美國
 珂路科公司製造



談話

珍珠的種類

憶秋生



珍珠在解剖學上，係牡蠣疾病的產物。人類認為最
高貴的寶物，拿來當作美人的修飾品，在牡蠣看來，直是
她的淚之結晶。原來石砂的小片或者寄身蟲的幼蟲鑽
入牡蠣的體內去，牡蠣不能將牠排出體外來時，自然要
感覺着一種疼痛。為緩和這種疼痛起見，牡蠣遂分泌一
種物質來膠住在這個不純物的周圍。這種物質名曰
Gonite 係一種礦物。由這種礦物遂變成珍珠。不純物若
是還在存在，分泌物也絕不會停止，得出來的珍珠，也因
而較大。中國人對於這種珍珠造成的順序，在昔就已知
道。數百年來，製作的珍珠佛像，便是基於這個道理。先用
鉛製成一小佛像拿來插在生着的貝肉裏，於是這個佛

像便為一種與珍珠相似的物質所包圍。由這點得了暗
示，二十年前遂有培養珍珠的計畫出現。最初的培養法，
係用很微細的物質，插入牡蠣的肉與殼之間，將牡蠣飼
養起來，以待珍珠之長成。可是得出來的珍珠，因為固着
在貝殼上，取時非切斷不可，因此形狀上很不完全。隨後
改將微細物質插在牡蠣的肝臟裏去，果然得了很圓的
珍珠。這種培養珍珠，分析起來，其成分和天然產者沒有
什麼區別。但是插入物過於微小，要想得相當大的珍珠，
非長久的時間不可。近來遂又發明新法，以較大的珍珠
母的一片插入進去，得的結果，形狀頗大，並且迅速，不過
品質不能和天然產者相較而已。表皮雖是珍珠，內部不

過是一片珍珠母。但是像這一類培養法，至少也還含有一點珍珠質，而最近製造的模仿珍珠，竟連一點兒珍珠質都沒有。法蘭西三百年以來，就已曾用蠟及亞膠製出外觀頗美的模擬品。可是不能耐最高的熱度，並且不耐磨。日本用魚鱗和玻璃也在製造模仿品。美國更將日本的發明，加以改良，製出來的珍珠，煮洗及施以酸類，都不會變質。這種模仿品的基礎材料，是用玻璃棒，在棒端加

題小說世界 梁湖顧福清

小說世界啊！

你何等的美麗而可愛啊！

嬌秀的詞兒；

溫馨的意見；

我們都不禁被你陶醉了！



我們想投入你的擁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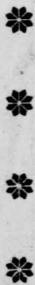
以最高熱度，使熔化之後，用金線將他切斷，熔質便凝結在金線上成球形。冷卻後，用強烈酸類將金線腐蝕了，玻璃珠上便留下可以用線穿的小洞。隨後又將這種玻璃珠塗以用魚鱗製的珍珠液，燒乾加磨，得出來的品質，直與天然產者沒有區別。此外在竹節或者安石榴的果實，也有時發見珍珠，其成分與海珍珠大概相同。 (完)

因為你是孩子們慈母；

是人民的救主；

你有偉大而神聖的力量，

能夠給我們超脫煩悶的苦海。



呵！我們信仰你；

同時我們就不能不贊美你！



法國劇盜樊
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 (續)

原名 Un Roi Prisonnier de Fantômes

法國蘇霏德靄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二章 三層樓上住客

玉姬鄔賽兒嬌噴曰。汝昏嫗乃忘置銀叉匕。(西人餐時食魚用具)吾愛臨餐。汝欲渠用指抓魚。若去歲在此三月之東方客耶。噴時故作怒容。紅暈雙頰。聲嚶嚶如鸚鵡簧。娉婷苗嫗。微怒益形妖媚。女媪許四丁方着意鋪陳餐案。聆詞惶替曰。今宵蔬饌。無魚而有蝦。將何用銀叉匕爲。玉姬悲。怒目許媪曰。銀叉匕不可用以食蝦。蝦不與魚同爲水族耶。語時。掉首離餐室。過鄰室。室爲小窠。長日起居之所。鋪陳極華麗。几椅器具。一一作魯意十五世式。呼許媪。媪趨應。玉姬指瓶花。詈曰。姥憤。胡爲供此薔薇色之花。汝不省官家所喜爲錦葵。暨杏黃色者歟。嬌豔之色。徒以悅猥薄少年。官家王一國。安用此



豔色爲許媼易花。作態睨玉姬而笑曰。嬌豔之色。人所共愛。我官家老爺何獨賞彼黃臘。玉姬對鏡照影。方自鑒賞。聆言頷首曰。人各有癖。汝何知。語際。小作凝思。忽曰。斯何預汝事。趣往治酒饌。許媼曰。一一妥備。龍肝酥則真之冰箱內。承酥之皿。匝繞以冰。賣酥者言。不如是。虞酥溶化。玉姬婉應曰。佳。整飾顏容。一入時。返步還餐室。聘妙目四望。一花一葉。一盞一皿之微。但以爲不可意者。咸整理愜心而後已。瘦影苗條。翔迴燈光之下。婉如驚鴻。評誦小語。事官家不宜有些子俗態。矧箇郎韻人……許媼方持糖菓之盤。聆詞。置盤架上。步近玉姬身側。悄詰曰。韻人句殆別一人耶。玉姬以媼言突兀。愕眙而瞋曰。韻人不韻人。何預老牛事。趣治汝業。許媼見玉怒。不敢更與諧笑。還治所事。敏捷異常。媼無何事了。玉姬亦不復詞責。麗眸周囑餐室中。華美整潔。都如人意。餐案之上。但備二人刀匕。兩椅相對。案前有溫榻。榻上背靠。地下足墊。都佈置入時。顧許媼。問夜如何。媼探衣襟出巨錢。應曰。已子中矣。距

夜午十二鐘。約十五分。瞬即新年。敬賀夫人新春大吉。萬事如意。玉姬笑。高舉玉臂。媼又曰。祝來日新年。韻人老爺。恩待老身如……玉姬掩唇吃吃笑。曠曰。汝老爺爲裴蝶。麗客格理期。但非名韻人也。汝惜憤不知言。直笨驢之弗若。許媼惶恐。不期震頭。玉姬笑慰之曰。休矣。許姥。祝汝新年多福。何事兢戰不自止。汝且歸去。官家有諭。今夕儂外。不願斯間別遷一人。汝今歸矣。翌日再來執事可也。許媼悅曰。夫人晚安。明旦逢春又一年。奴子當再來侍夫人。聲折爲禮。旋踵還廚下自去。

玉姬烏賽兒爲落溷花。墮落平康之初。動多屯躓。綺年玉貌。窈窕婉變。初無賞識之人。索寞多歲。殊不自聊。雖長日趨時效鑿。現色相。氈氍之上。或遨遊乎酒樓茶社。冀弋戀人。無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茫茫塵寰。甚欲求一俗子。儂父。相期白首而不可得。詎以一夕之間。乃有王者垂青及薄命之人。一夕之歡。身價百倍。王者爲裴蝶。麗客格理司。且二世。赫斯魏麥 (Hesse-Weimer) 國王也。風流俊雅。

適當少壯之時。在東宮日。時命駕遨遊巴黎。以社會之繁華。本國都邑所遠不及。心焉好之。登極而後。邦址密邇。猶時相過從。一暢游樂。自識玉姬。每過巴黎。輒往尋歡。爲日既久。兩心固結。卿卿我我。相得益懽。遂以爲外室。賃小樓在蒙梭街。視作藏嬌金屋。屋在第三層樓。雅軒當街。倚窗可一一矚街衢景物。諸室鋪陳之華麗。得未曾有。玉姬常念赫斯國后起居之所。或不及斯間華美。則其豪侈。固可想見也。除夕之日。玉姬接情郎電話。謂微行而過巴黎。約夜午來懽聚。放懷作夜半之飲。二世每過巴黎。輒下榻宮園旅社。梗於左右耳目。未得恣情游樂。卽覓間往晤玉姬。亦不敢爲長時間盤桓。然得暇輒來。匆匆又去。會少離多。爲趣轉永。是次微行遠來。初不欲巴黎人士知之。變服易名。不帶一人。冀能盡情縱樂。電約玉姬。謀永夕之歡。入夜未深。虞人識破行藏。未敢輕易造訪。特囑雜人叢。溷跡酒樓。淺斟低酌。以消磨時刻。

許媼去約十分鐘許。玉姬孤處。靜佇王駕來賁。忽聞門鈴

陡震。默忖今夕僅與裴蝶二世有約。約在子杪一鐘。茲非其時。來者緊誰。思際。步往拔局。室扉啓處。見一妙齡女郎。當戶而立。玉姬忻訝曰。巴黎姑娘。句何當勞玉趾。深夜惠臨。紫珈挾巨囊。聲折應曰。深宵叩關。乞恕造次。兒來蓋以新裳上。意夫人需此。漏夜趕成。卽將之來。玉姬曰。儂誠需此備用。意今午當已送來。……旋易辭曰。刻下將來。猶未爲晚。頗感姑娘厚意。卽將之入。試合身不。掉首導紫珈詣臥室。室內僅燃几上一燈。燈光隱在磨光玻璃罩內。發光至弱。玉姬反手弄機紐。諸燈皆明。璀璨燦耀。紫珈審慎啓包裹。一。去針釦。出花紗露胸之袍。輕於蟬翼。薄不遮體。玉膚淺露。如隔磨沙玻璃。袍周轉有絹條。穿插成紋。工製絕巧。作英吉利最新式樣。玉姬檢閱再三。睨紫珈曰。工美緻。小娘其針神乎。紫珈忸怩曰。夫人過獎。兒成此非一人之力也。……但……但兒於縫紉之道。相知一二。夫人所命。尤不敢率忽。……玉姬凝睇。注視紫珈曰。針綫若彼其密緻。得毋劇耗眼神乎。紫珈曰。精細活計。那得不費目

力。尤其以燈下手工爲最。入冬工作增繁。爲日不足。勢不能不繼之以夜。冬日苦短。生計艱窘。得工但有趕製。庶不失主顧歡。圖餬身口。奚暇計及眼目。矧交冬以後工多事忙。故夫人新製。迫於深夜登門寶呈。想當弗罪。玉姬笑曰。

子以深夜爲歎乎。儂視此際。猶以爲早。何晏之云。紫珈曰。兒輩生活。視夫人迥霄壤也。語時忽自悔失言。慮櫻令孃怒。不禁戚戚。玉姬漠不以爲意。婉應曰。固也。儂儂與作。恰當姑娘休息之時。姑娘工事誠艱苦。然儂之生活。亦不見或勝姑娘也。言次。相視而笑。重復檢閱衣衫。玉姬去身上衣。以試新衫。花容雪膚。相稱益妍。紫珈視伊人美甚。讚不絕於口。玉姬受諛。滋樂。嫣然露瓠犀。顧紫珈曰。姑娘視儂御此袍稱否。紫珈曰。夫人天人。何所不稱。衣此美無倫比。玉姬愉然曰。儂固待此衫。逞美於今夕。導紫珈詣餐室。指案上陳設示紫珈曰。阿儂今夕佇貴客同餐。其人……其人王者也。紫珈淺笑曰。華美鋪陳。固已隱詔兒矣。玉姬曰。子宜更爲儂製花紗臺布。運子巧思。必有精製。紫珈固善

迎合人意者。聆言多方說詞以進。玉姬不待伊言之竟。止之曰。請俟異日。今夕鮮暇計此。儂負子工價已多。目下財用。尙非裕如之時。再有增益。何以爲價。紫珈遂不復言。玉姬送之門外。互祝新歲安好而別。

紫珈貧窶而綽約多姿。操行貞潔。冠絕一時。芳齡纔二十餘。髮鑲金絲。睛蔚碧玉。雅擅女紅縫紉之事。有針神譽。性復溫柔。善肆應。能得人懽。蒙梭街一帶。貴紳眷屬。蔑不委以針黹。入冬近年。命婦閨秀。咸窮奇竭巧。藉新衣以鬥妍麗。紫珈能別出心裁。迎合顧主。都一一中肯。每年生活。以冬季爲最忙。而收穫亦裕厚。紫珈勤而好勝。有所委囑。縱萬忙。無不應。至果真分身不及。則延三五姊妹。分工從事。有所允諾。永弗爽期。顧主以是多之。黎明即起。夜深始息。勤懃懃。曾未怠荒。偷一息之暇。以苟安逸。鄰家姊妹。每笑個妮子。孳孳爲利若此。殆欲居積厚奩幣。偶官人以自福。不則亦必儲蓄財賈。爲晚年娛老計。紫珈任人妄肆譏

彈了不措意。勤作如故。除夕夜深。趕得新袍一襲。以上烏賽兒。既別。由梯廊摸索而下。三層樓。出甬道穹門。比欲跨越門闕。歷空庭還寓。寓在內院。六層樓上。忽聞有喚止之者。返顧則女閹人石媪。媪容至陋。蟲壯龍鍾。年事已衰。鬢髮灰且斑矣。而雞皮之臉。猶抹厚粉。目架圓框眼鏡。雙眸閃爍不定。每擇人而青白乃眼。手足大而無當。曳巨履。履巨異常製。御羊毛手套。瞬息不去諸手。似嫌嫩皮膚裂爲風日龜然者。性復慵惰。凡掃除整理屋宇之責。特破慳囊。賃一貧婦。皆以委之。入夕。每藉故外出。不知所往。有時並白日亦不之見。呼紫珈欲與語之時。適自外歸來。遣所傭婦歸去。度家人團欒之夜。紫珈視媪老陋而好修飾。每每掩唇。幾笑失聲。刻見媪倚門而立。門內燃煤汽無罩之燈。粒火青熒。微光掩映。反照媪容。愈形奇醜。媪作態召紫珈入室。紫珈匿笑。徐徐返步。既近。石媪詰所從來。紫珈以送袍上玉姬之事告之。語時已入媪室。媪反手掩門。邀紫珈相向而坐。取茗盞二。置案面。更就煤汽灶上。取咖啡壺。壺

煮咖啡。熱汽噴噴。烟霧縷縷。媪顧紫珈曰。夜寒宵半。能飲一杯無。紫珈謙謝。謂失眠都爲飲茶多。兒不慣深宵飲釀茶。石媪再三勸。情意至殷勤。誼難固却。矧紫珈與媪。交非泛泛。寓客有貴族。謝蘭客侯爵。紫珈所介紹以賃屋是問者也。紫珈復緣謝蘭客。得售大批花紗與宮園旅社之客。赫斯國王。綜此。益見二人之契密。談次。媪詰紫珈曰。姑娘見王不。紫珈曰。見之未真。媪曰。未真亦見也。查語老身。烏家孃之戀人陛下。丰儀俊美否。紫珈曰。見既未真。何從判其美陋。以兒所見。則其人固溫雅軼羣。方兒之請謁也。立旅社廊下久。始有人導進一廳事。有製服社傭。就儂取花紗。寶赴鄰室以上王。王方躑躅室內。室門虛掩。兒僅於門隙頻頻見王往來踱步。石媪曰。後此何如。紫珈曰。無可告語也。兒寶花紗往。王購取頗多。如是而已。然有可怪者。則王命傳言。有類所購者之式。充綢或充絲品。多多送往。縱式樣較次。亦不妨事。不省王者需劣品何故。石媪淺曰。姑娘閱世淺。宜莫識王者意高深。然無以瞞老身。王求次

品蓋歸遺國后。佳者則以賞所歎也。世間男子皆如是。王何爲獨異。王縱貴。亦男子。紫珈嗚噓曰。媼言然耶。媼力頷其首。復舉茗盞曰。更一盞何如。紫珈以胃力不勝。堅辭。石媼晒曰。老身亦不姑娘強。品茗如飲酒。量各有深淺。惟以姑娘量之窄。設與烏娘子易地相處者。恐不勝其苦矣。伊酒量宏。盡香檳一樽。猶吾人茶半盞耳。紫珈曰。兒幸不爲玉姬。伊曹生活。直脂粉獄。何樂之足云。……言未竟。石媼鼻言曰。人性之不同。有如其面。姑娘不以伊爲然。焉知伊不以姑娘之生活爲狴犴獄之不若。福利之途萬歧。而貪享之念則一。烏娘子自見寵於王。不啻出九淵而升九天。卽老身爲司料理寓屋之責者。亦大沾餘潤。今夕王約夜半來。殆不天明不歸也。老身未必能安睡。掌鎖鑰之人。最忌深夜猶有人出入。但貪圖些許酒錢。亦顧不得許多矣。好在老身能守夜。矧有利可趁耶。夜半一鐘。爲時亦不甚晏。紫珈曰。媼不以爲晏。兒則以爲夜深矣。今且別媼安眠去。媼曰。唯姑娘意可。紫珈辭出。及穹門。返顧呼石媼問。

故。紫珈曰。日昨兒以謝侯介紹得售大宗花紗與王。及今猶未一謁謝侯申謝意。石媼不俟伊言之舉。而應曰。何必急急。候今日午後外出時。謂赴篤多納地方踐親友共度新年之約。下星期始歸來。侯既不在寓。姑娘又何事亟亟。紫珈既別。經還內院六層樓上小屋安眠去。石媼悄悄自閉。局安坐巨椅上假寐。

第三章 瓊宇玉劫

玉姬佇所。久不見至。偃身倚臥溫榻。朦朧睡去。忽爲嘈雜聲震驚。慵展雙眸。凝神諦聽。則足音窅然。響徹梯廊。迴眸睇壁上鐘。鐘針指三時十五分。欠身起。步出臥闥。赴前室。室爲衣帽間。臨梯廊。驟聞門外步履聲。至沉重。玉姬默忖。必官家來矣。來何晏也。又聞步履聲至凌亂。玉姬默思。豈渠醉邪。忽自晒。醉又奚奇。王者與常人無以異也。已而引耳作驚訝狀。私念來者不僅一人。果聞梯次步履聲。而外別有二人互語聲。其一人固所懼。語音入耳便悉。又一

人語聲。則不之識。玉姬此際已漸清醒。俄聞屏外有人投鑰探鎖孔之聲。省來者決爲裴蝶二世無疑。以室扉鎖鑰除已而外。惟裴蝶二世佩戴其一也。門外人持鑰探鎖孔。久久不得。鎖鑰磨觸鎖孔上。索索有聲。門卒未啓。玉姬立門內。不禁微笑。念來者殆飲酒醉昏昏。苟不往爲渠啓關者。渠終不得入。徐步而前。同時門鈴陡震。聲響而宏。似醉者搖門鈴。不自知用力之輕重。緊按鈴上弗釋。玉姬啟扉。室門闢處。見立乎其前者。有一人。外衣之鈕半解。冠側。脣角啣雪茄。烟霧燻眼欲淚。步履也斜。顛頓而入。直一無賴醉漢。弗復絲毫有官家威儀。不禁駭愕。立官家身後者。別有一少年。醉態惺忪。則素昧生平之人也。玉姬側立。目送所憧踉蹌進室。更欠身款少年入。意其人必官家好友。故邀與偕來。少年入。聲折與玉姬爲禮。狀至謙恭。兩人既入。裴蝶二世凭少年肩。醉語噉噉。時發狂笑。少年亦復醉態可掬。颺眸周矚。似訝鋪陳之奇麗。玉姬凝笑。赴裴蝶二世前。迴波送睇曰。胡不寬衣。言際爲王去大氅。狀至親暱。曰

陛。句二世雖醉。聆言遽伸掌捫玉姬嬌吻。亂以他語。復縱聲狂笑。以爲掩飾。笑時故伏玉姬肩。帖耳咕囁。匆匆語以此來蓋變服微行。此情不宜令同來者知。又復故揚聲吻。作嘍嘍醉語。玉姬知機。微笑曰。看汝灌幾許黃湯。值得恁般醉煞。座有佳客。亦不爲儂引見。二世喑曰。信然。我醉昏昏。乃忘却正事。……顧少年曰。是非我罪。罪在賊士忌梳打。(whisky soda) 而尤以第十四樽爲最。惟吾別有佳釀。貯此屋中。阿玉素不勝酒。但能飲甜菓之漿。吾酒芳烈。當不敢竊嘗涓滴。語既脫。玉姬而笑。問然不。玉姬見王信口開河。去所聲請者漸遠。因再言曰。汝不介紹儂與貴友相見邪。二世凝眸。少年有問。捧腹大笑曰。客。句汝何名者。少年固猶是范駝也。在藍星酒間。初見二世。輒覺有異。以其人顏容。與報章上赫斯國王影像頗肖。而飾裝又至奇詭。不能無疑。遂藉故借遊。一詳所以。詣室見玉姬。及一切鋪陳。而玉口吻間。又不期露吐陛下之稱呼。雖未畢詞。范駝慧敏。已省所異非妄。二世醉。縱故爲掩飾。而欲蓋彌

彰。范駝於裴蝶二世。以時逸遊巴黎軼事。前此略有所聞。既省客卽其人。亦不之異。王今問姓名。頗覺可笑。以借遊終夕。乃不識同遊伴侶之姓名。世事之可笑。孰有甚於此者。特不願以真姓氏告。故作莊肅之容對曰。森姆。句飛逮司。句亞夏呂時。(Sun Fides Achatus)二世訝失聲。范駝曰。王何異。二世凝眸睇范駝。目不旁瞬。玉姬聆少年言。不似法蘭西語。又以二世偕客來反問客姓名。以爲二人醉酒。故故揶揄已。悲極欲啼。呼而言曰。汝曹人也。奈何作鬼語。儂大法蘭國人。不欲聞英吉利市儈言……語未竟。二世攬纖腰。抱而吻之曰。汝胡悲。吾人自逗笑耳。客言非英吉利語。蓋拉丁言也。拉丁語尾多「汝時」「比時」之音。如「好」則曰薄汝時。(bonus) 拉丁則曰拉滴呂時。(latinus) 稱古代則曰盎散士忒哩布雨時。(ancestribus) 客言非英吉利語。實薄汝時。句拉滴呂時。句盎散士忒哩布雨時。換言之。固良好古代拉丁語也。汝自不識古代語。奈何惱人耶。玉姬聆二世格磔鈎勒之言。如聞

鳥語。怒笑兩難。二世釋伊。伸掌握范駝曰。亞夏君。快睹雅範。幸何如之。玉姬屏言曰。亞夏。句此何姓也。素未之聞。二世微笑。顧范駝曰。盍語之。范駝莊容曰。夫人有所不知。亞夏之姓。由來古矣。曩有亞夏德者。爲環遊世界大家。雷之忠誠遊侶。雷之環遊地球。猶在鼎鼎大名世界唯一旅行家埃代爾奈兒先生之前。距之數千百年之後。乃有我……言未及竟。二世厭其絮絮。踉蹌進餐室。踞食案而座。攫美酒一樽。擲地作巨響。狂呼曰。汝曹來就食。何絮絮爲。玉姬亦省少年之言。大都響詞。但其人既由官家偕之來。官家能信任。則亦不復深詰。讓客過餐室。二世令加一人盃。且曰。阿玉趨往。將大觥來。以上此不知名之友。汝謂亞夏非此君之姓。則吾友固無名氏先生也。言下。喃喃多醉語。更捉刀叉。攫盤中肴饌。狂嚼。玉姬方欲舉步爲客取餐具。范駝謙謝曰。毋重勞夫人。走已醉飽。不復能有所增益。且時已非夙。瞬當歸去。句二世應聲呼曰。是何言也。汝當與我共來去。范駝不之應。面玉姬曰。但得盃酒。待我

友及夫人。盡一盞之權。酬雅誼。於願已足。他非所敢受。玉姬弗更謙讓。款客與所權相向坐。自倚案頭。溫榻侍焉。伸纖掌。拈盤中巨蝦。撕而食之。范駝取菸枝。問得伊人許可。燃之狂吸。笑談至懽洽。有間。玉姬忽起立。二世問何之。玉姬曰。去去卽來。句似外間門窗有忘閉闔處。冷風襲人。腿膀微覺寒惻惻。二世曰。汝腿直恁嬌嫩。曷裸以示吾曹。玉姬不顧而去。二世悄語范駝曰。阿玉裸體。姿態尤美。范駝無語。頷首微笑。玉姬俄頃便還。面有驕色。愉然曰。果不出儂所料。臨梯廊之扉。自君之入。微而未闔。言下忽意動曰。不卜室外有人掩入否。二世狂笑曰。醉者益多。笑當益劇。苟有入者。趣之詣斯。偕吾人共罄此中酒。玉姬愉悅曰。儂似聞有躡步聲。二世笑促之歸坐。相將就食。笑聲略略寂止。范駝目左右瞬視。二人恣啖不休。且食且言。且笑。以爲趣絕。玉姬於范駝。雖第一次相見。殊心儀其人。丰神俊逾。談吐亦溫雅有致。醉態弗若王之狂放。與言頗相得。有時且厭王之醉語嘵叨。則盡情與范駝話敘。王若有覺於伊

人之暱近少年。眉峯時皺。但一霎。又愉快如故。食罷。距來時約一句鐘。主賓三人。聯臂過小窻。王就室隅一溫榻坐。醉益甚。頽然倒臥。召玉姬近側。謔浪笑弄。醉不自知其媠媠。范駝酒意已漸解。念今茲不歸去。更待何時者。起辭。王留之不若初來之堅。范駝以交權王者於意外。玉姬亦婉好可人意。圖後會。乃請於二人。約明日譙之酒樓。重續今夕之權。二人謙謝。讓之再三。乃約定元日午後一鐘。范駝重來。邀二人偕出。至如何縱樂。臨時再定云。

范駝既出。梯廊闔甚。摸索而下三層樓。默念臨街之門已下鍵。遂躡步內向。往叩關者之門。囑啓關。敲呼之際。聞院內有物墜落聲。聲沉重而啞。亟掉首。見院內穹門之次。闌淡微光中。有黑影至巨。橫陳地面。止而不動。范駝異。奔而視之。大驚失色。橫陳地上者。玉姬烏養兒也。立抱之起。視伊人。雙眸瞑合。嚕呷都無聲息。苟非目擊伊自三層樓上墜落者。不免以伊爲睡熟。蓋含鬢髮微亂外。嫩皮膚無些

子傷痕。衣衫亦不見有扭皺兆跡。范駝睹此。不復思歸。立引吭高呼。召人來援助。顧其時夜漏深沉。寓人多在黑甜鄉裏。杳無應之者。范駝焦悚。荷之肩頭。返步登樓。還玉姬寓屋。門扉內鍵。推之不啓。力按門鈴。有間。始聞室內有步履聲。已而門啟。披扇者。裴蝶二世也。見范駝抱玉姬。立門前。玉姬反仰。螻首。玉容慘淡。閉眸如死。王大驚。反張雙臂。倚壁而立。錯愕無言。范駝不及顧。抱玉姬踰隙臥榻。臥之床上。遙語王曰。趣以醋。句水來。又曰。速往覓一人來。句趣高呼。召人來援助。王初木立駭顧。不知所可。已而蹀躞室中。徬徨如醉癡。范駝驗伊人鼻息。呼吸皆停。慘沮微喟曰。死已。天乎。此何如事。返顧二世。方蹀躞室中。無所措手足。范駝過外室。擬就門前呼救援。比及外室。陡聞室外有人叩扉聲。且叩且言曰。我女關也。頃聞有呼聲。果何如事。緊鑼病邪。范駝不及啓關。隔扉立應曰。烏家孃病甚。句似自戕。句趣往覓醫人至。句聲發。便聞室外跟跣拾級下樓聲。來人循所囑去已。范駝還內室。覓二世。見王木立如癡。

覓食案。手扶酒盞徐徐而飲。范駝趨前。詢所以。二世聆范駝之言。似甚訝怪。脈脈如有所思。絨唇不語。狀至肅穆。不類醉人。徐徐對曰。我何知者。范駝恚曰。方我去時。君與彼豸駢坐溫榻上。自我去後。彼婦人何由暨越樓窗下。以殞其生。君輩何所爭。致演此駭人慘劇。二世鎮靜異常。安然而對曰。我何知者。我踞溫榻。曾未少移。非汝按鈴。至今我猶安臥在彼間。范駝頓足曰。我問玉姬。二世曰。玉姬離我去。我以爲伊送汝行也。范駝怒呼曰。伊何曾送我行。句又何曾離君。必君。句言及此。訖然而止。易詞曰。天乎。此何如事。焉能輕易誘爲不知者。願質言勿隱。二世緘默不之應。范駝以王醉未醒。思有以驚之。躡步近王前。注目視王。悄悄曰。願陛下有以詔外臣。王果駭震。睇范駝片晌。強對曰。我不省君語意所在。范駝曰。陛下聖明。無微不督。夫豈不知外臣之獲睹龍顏於藍星酒店。已省識其爲赫斯國王陛下乎。外臣雪羅范駝。京報記者也。范駝之爲此言。以二世知渠執役報社。或能質言無隱。乃不其然。王殊不以爲

意緩步赴外室。取大氅冠杖。徐徐穿戴。狀至安詳。范駝聘
眸。睇視王行動。目不少瞬。張吻駭顧。頗奇其人能臨大事
而不驚。雍容鎮靜。有生以來。所罕觀。王冠戴竟。握手杖欲
行。范駝恚叱曰。君何之。句語脫口而出。不復省陛下外臣
之稱謂矣。王毅然曰。歸爾。范駝曰。君何能行。且留此。王曰。
余且去。君毋憂。凡百有我。何恐爲。語時。意至堅定。范駝更
事多。而堅定若王者。則有生以來。此爲初見。頗疑玉姬猝
殞。王所害。緣室中王暨玉姬外。無第三人也。王何事殺玉
姬。豈妬伊共己頻頻笑語。恨而致之死耶。覘王動止。胸襟
至開廓。何至以是淺淺者殺愛姬。豈其醉酒失性。發於一
時狂癡乎。細察之。則又不類。躊躇無計。方欲過鄰室。更進
而詰王。忽聞室外敲門聲。范駝往應。比啓扉。二警士縱步
入。見范駝。叩曰。發生劇變者。此中耶。范駝異曰。若曹何由
知個事。一警士曰。女閣詔吾曹詣此。反顧其伴侶曰。慎毋
縱此中誰或出。范駝曰。女閣往延醫。醫何爲不至。趣往促
之來。警士曰。女閣以電話趣吾儕蒞是。同時似聞已延醫。

吾儕此來。端爲檢查與逮兇。請導往發生事變之所。范駝
惴惴爲王憂。於勢又不得不導警士進。乃導之過餐室。入
臥闥。皆不見王。玉姬之屍。赫然陳榻上。范駝念王。或匿鄰
室。門外有守者。王無自出也。警士近屍。徐徐檢驗訖。周囑
四隅。目眴眴動。若有所詰。而不省何由啓齒者。已而衣帽
間微聞咕囁小語聲。返步往。覘范駝從焉。來者爲女媧。貌
奇醜。范駝出時隱隱聞斷續之語曰。舍彼無他人。句汝曹
宜知。面彼須敬謹。遇此輩。弗能與常人例言者。蓋媧瞥見
范駝走來。言不及竟。譫然而止。聲折與爲禮。鞠躬恨不垂
首及地。范駝見媧。憶卽頃間叩關之女閣。因曰。媧來耶。醫
士來未。媧莊肅而對曰。已囑人四出往覓取。乃久久不至。
公毋怒。醫士會當來。大除夕之夜。人無貴賤皆行樂。浪遊
四街。漏盡宵深。蹤索殊不易。來或後時。理有可原。二警士
徐徐而前。范駝不自覺。亦從之返步。入餐室。初入之一警
士。望玉姬之屍。而詰范駝曰。個劇究如何發生。乞明以見
告。人命關天。職守所在。冒瀆尊嚴。亦自歉悚。范駝以借友

在此權敘事。一一告警士。但不言王而曰友人。不欲多惹事端也。二警士聆言未竟。相視而笑。警士甲叩曰。聆公之言。似室中除公及女士外。有第三人同在。范駝曰。唯。曰。今何在。范駝初不欲以王示警士。聞言念苟再不以王示二人者。於己有未便。因曰。頃猶在此。茲當在鄰室。二警士所經涉處。若衣帽間。若餐室。若臥闥。均不見有人。聞言遂往搜小窰。過套間。入廚次。闃寂都不見有人。范駝大駭。念二世焉往者。苟其攀窗跳越。則可從而跳越者。惟玉姬所由墜仆之一窗。餘窗莫由出。可出之窗。爲此中人目光所能及。果攀越者。人必見之。似此又焉往。已而忽念此項屋宇。必有旁梯。爲媪傭出入之徑。王殆取道於此去矣。亟推廚室旁門。欲就梯覘察。門固扁鑄。傭人歸去時。鍵門。挾鎖鑰去已。來時不見有傭役。是役人去在范駝伴王來之前。王



又何由披關去邪。二世究何之。神思昏亂。莫明其解。及還內室。警士乙曰。公又何諱。乞從吾曹見官去。范駝愕眙。念警人蠢蠢。乃以我爲兇耶。石媪復詭笑曰。然也。室內惟公。不見有他人。公應負責……范駝止而應之曰。我身而外。別有一男友。合玉姬實共三人也。不信。請視……語及此。反顧食案。意謂三人共飲。有案面餐具可證。無如案面僅有餐具二份。語訕然遽咽。莫由竟吐。憶及當時。曾止玉姬。勿爲增刀匕。今欲以餐具爲證左。而餐具乃證實室中但二人。縱生百喙。莫由辯剖。范駝左右望。冀有可從而剖白。以自脫於嫌疑者。久而不得。二警士見狀。邁步逕前。各挾范駝一臂。冷然曰。請公從吾曹行。毋強項。驚擾鄰衆。范駝無柰。頰首隨之去。

(未完)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地之講演稿。關於哲學、科學、宗教、藝術、教育、心理乃至佛學以及一切人生問題。均有極精采之議論。讀之不僅可以了解現代思潮之趨勢。并可藉獲人生之指針。書前有李先生「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長篇自序及吳稚暉、顧頡剛兩先生序文。尤可徵李先生最近思想之一斑。

李石岑講演集

第一輯出版

每輯七角

講演地點

南京東南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滬江大學 上海商科大
 上海美術專門學校 吳淞中國公學 湖南省教育會 浙江省立
 第一師範 寧波第四師範 蘇州第一女學校 蘇州第二女子
 師範 上海神州女學 湖南育材中學 醴陵縣教育會

內容一覽

- (1) 象徵的人生
- (2) 評梁漱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3) 科學與哲學宗教三者之類似點
- (4) 柏格森哲學與實用主義之異點
- (5) 杜威與羅素之批評的介紹
- (6) 人生哲學大要
- (7) 最近心理學上之三派
- (8) 人格之真詮
- (9) 懷疑與信仰
- (10) 教育與人生
- (11) 佛學與人生
- (12) 哲學與人生
- (13) 科學與人生
- (14) 尼采思想與吾人之生活
- (15) 青年與我

商務印書館印行

著名經濟

工業政策

日本關一博士著

邵陽馬凌甫譯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餉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働問題之設施其主張既適於吾國現况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志實業者固可藉作先河之導卽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至於本書理論之透澈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二冊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郵費一)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微聲

無愧我心著

一

「小弟弟，少吃點吧！多吃了要腹痛的。」

「你壞壞子！」

「誰許你罵人的不許罵？」

「你壞壞子！」

「你再罵！」

「你壞壞子！」

「小小的孩子，便這麼兇，還了得！——你再罵，我告

訴父親，命你立壁角。」

「華官，你發癡了嗎？他能有多少大，你這樣扳起臉

來嚇唬他。」

「母親，他還小嗎！再過一個月，便是五歲了；正是最要緊的時候；現在的教育，便是他終身的品性啊！——下次不許罵人，聽見了嗎？」

「嘖嘖嘖！好大的道理，……………」

「你壞壞子！」小弟弟手中正握着一把刀鞘，跑過來舉起便打，國華閃身讓開。

「不許打人！」

小弟弟打了幾下，都沒有打着，便丟了刀鞘，大哭起來。

「該死的畜生！又惹他哭。」

「哭便讓他哭，打什麼緊！」

「呾！小寶貝！不要哭！不要哭！都是這壞哥哥——」

畜生還不滾開！

國華很愛傷的出去了。

二

「父親，我豈有不愛小弟弟的，我原爲了愛他，纔這樣的啊。」

「你好得很——不差——你從不罵人的——即

使小弟弟不好，也有我在着，用不着你來管啊！」

「國華一聲不發，很愛傷的溜回自己房裏去了。」

三

「乖乖！莫哭！莫哭！這裏的西瓜，都你一人吃便了。」

「華哥哥是壞坯子，」

「是的，小寶貝，我們不要去理他。」

小孩子住了哭，很忻喜的一匙一匙吃他的西瓜。

四

「禾蓀兄，我總算對得起他們了；雪白的袁世凱，每年成千的拿出來教育他們——十一個孩子，我的心是無一刻不在他們身上的。」

「那自然，目今世上，有誰同香園兄這樣注意教育啊！」

國華的父親微笑不語。

(完)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II Realism 的意義

Realism 的背景和歷史，已在前兩節略略說了。現在又就牠的意義，說明一下：

在盧梭作品中，已有很明白的 realism 含在裏面，只不過沒有標出「主義」這個名詞來，在前面已曾說了。將自己的心情，無忌憚地告白了出來。不分別什麼是善惡，只是將赤裸裸的生活相現了出來。像這樣的描寫，在他的「懺悔錄」中，已成了最重要的事項。他這種描寫法，不外即是想徹底地觸着人生的真。而將人生之真描寫出來，再現出來，這不是 realism 又是什麼呢？

因此由這個意味說來，盧梭乃是 realism 的先驅

者。又從別一方面說，人們最自然的思想感情，多存在於田園生活間，將田園生活用平凡的言語表現出來，認定這就是詩的生命的威治威斯，也明明是 realism 的主張者。

盧梭和威治威斯都是同樣地咒咀着人爲的文明。讚美天真自然之美。自然崇拜，這個也不能不說是自然主義，現實主義最顯著的特色。他們兩個人雖然並沒有聲明什麼顯明的主張，但從他們描寫的方法態度上看來，由目的，題材上看來，都明白地表示出他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自然主義者。表現出本來面目的田園生活，記述出一點不作偽的社交生活的表裏，無論從那一面說，

其目的，題材，都是和現實主義相接近。此外又如將從來一切的美詞麗句屏去不用，專尚平凡日用的談話，實在地無技巧地描寫一切的態度，也不外即是現實主義的方法態度。

但是如上面所說也並不是說他們就把現實主義的完全意義，完全的特質，發揮出來了。更進一步來看，現實主義更還有別的特色，別的意味存在着。而盧梭他們不過是盡了將這個主義過渡的能事而已。文藝上的現實主義乃至自然主義，是在一八五七年福勞貝爾出版 *Madame Bovary* 前後一八七十年間始成爲大潮流。這個大潮流的舞臺，自然是在法國了。

關於年代上的考證，尙還有種種的異論。比較妥當一點的，大概要算 A. B. de Mille。在他著的「十九世紀文學」裏主張現實主義之起，是在一八六〇年前後。羅曼主義的代表者羅俄的勢力，也是在此時現了反動的氣勢。福勞貝爾的 *Madame Bovary* 也是在這

個時期前後公了出來。又以福勞貝爾爲中心，屠格烈夫 Ivan Turgenev (1818-1883)，都德 Alphonse Daudé (1840-1897)，左拉，龔古爾兄弟 The Goncourts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 Edmond. G. 1832-1896) 等自然派作家的會合，也是在這個時期。左拉的大作「路共馬加爾叢書」"Rougon-Macquart" 也是在這個時期前後，着手預備的。

現實主義。大概像這樣地可看成，是以一八六〇年爲起點，在法國文藝界裏崛起的傾向。可是和這個時代前後一點。無寧說是在此時稍前，俄羅斯的文藝裏，這個思潮，已成爲 Main Current 了。批評家布南迭斯 (Georgy Brandes (1842-)) 在所著「俄國印象記」裏說：「在精神上給與他國人最深的感的，便是俄國的 realiam 他們——俄國人——對於現實，較之普通一般，更感得有較深的興味。這種興味就使他們成爲偉大的國民，使他們在人生的戰鬥裏，多得了勝利。同在俄國裏，大

俄羅斯的國戶，較勝於其他地方的人者，也完全就因為有這種天賦的原故。小俄羅斯的人們，根氣強固，快活優美之點，感情上，性癖上，雖勝似大俄羅斯人，然而缺於健全的常識。現實趣味，實係大俄羅斯人特有的強點，法國文壇的現實主義，旺盛時，也曾輸入於俄國，可是俄國人視之，並不覺得有什麼希奇，無寧當作一個舊相識的東西受領了，其原因也就在於此。在此以前，俄國的小說家已經將這個問題解決。法國還是在羅曼主義盛行時代，俄國的小說家，就已經開始現實社會的描寫，其他藝術，也隨便追蹤於文學之後了。」

俄國在十九世紀初也和其他各國同樣，同為羅曼主義的潮流所浸潤。但是以為俄國本來的國民性，是偏於現實的，因此現實主義的文學，便早早地就脫穎而出。在俄國文學裏，最先主張這種文學的先驅者，厥惟郭果爾 Nikolai Gogol (1809-1852) 郭果爾最初在「外套」其他諸作裏，狠發揮了 *humourist* 的特色。其後

便在「死魂」"Dead Souls"裏，貢獻了大 *realism* 的小說。俄國批評壇的建設者 Byelinsky (1811-1848) 也在此時，立於俄國思想界先覺的地位，鼓吹現實主義。可是屠格烈夫，已早早地在一八四六年發表「獵人日記」The Sportsman's Sketches 在主張農奴解放之下，揭了現實主義的火蓋了。拖斯拖夫斯基 Ty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 也就在這一年發表「貧民」The Poor Folk, I. A. Gontcharov (1812-1891) 也在一八四七年發表「平凡故事」"The Common Stories"。

由這點看來，現實主義最初的發祥地是在法國。同時也是在俄國。在法國會成爲一大問題者，乃是因爲法國對於現實主義持有反動勢力的原故。並且主張者之間，意見紛歧的原故。當現實主義初發生時，同時反動的氣勢，也就舉了起來，這一點也是理由之一。可是俄國這一面，現實主義既是國民性情自身的發露，所以並沒有什麼議論，自然而然地文學上的變遷便成靜的了。因

此之故，在俄國關於現實主義並沒有起什麼大問題，可觀的議論，而現實主義的舞臺，發祥地遂舉在法國的文壇上去了。

由以上所說看來，在法國發達出來的現實主義，和俄國培植出來的現實主義，大處看來，都是同一潮流裏駛行的兩隻不相上下的大船。然而由文藝思潮史上

看去，兩者之中，自有不可掩蔽的重要區別。簡單地概括說一句，法國的 realism 代表消極的 realism，俄國的 realism 代表積極的 realism。關於消極的和積極的兩者的解說，在下面自然要詳論，在此不過將 *align* 有消極，積極兩方面，暗示一下而已。

(未完)

腳底下的方針

孟雄

我站在十字路的中間，四面一看：

威權，階級，金錢，

我的腳————受着「腦」的支配；

從這條路上————勇敢極力的進行……

果然能，得到前途的光明！ 唉！

進行………

十二，二，十五。

文學研究會叢書

惶吝人

高真常譯 本書描寫守財之醜態。含意深沈。用筆詼諧。使讀者於嘻噱之餘。自然猛省。末附「裝腔作勢」短劇一篇。亦為毛氏著名諷刺劇之一。一册五角半

青鳥

傅東華譯 此劇為近代最著名的象徵派戲曲以青鳥為人間幸福的象徵。用婉妙空幻的敘述。指示我們以正當尋求幸福的路。一册六角半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華倫夫人之職業。是英國大戲劇家蕭伯納名作之一。曾在上海舞臺上表演過的。蕭伯納善以冷雋的語調。揭社會醜態之幕。其可愛處在此。其難譯處亦在此。潘君刻意試譯。數易其稿。傳神阿堵。譯道界中不可多得。一册三角半

長子

英國現代戲劇家高斯倭綏傑作之一。由郭演存君譯成中文。敘英國的一家貴族有一長子。與其僕人之女發生戀愛。其父母親屬極端反對。書中於階級制度之罪惡及環境勢力之偉大。言之極為痛切。一册三角

西洋小說發達史

謝六逸編 此書敘西洋小說的發達。極為簡括明瞭。於近代的小說家。說明尤為詳盡。其論述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及自然主義以後各章。亦能列舉其特質及變遷。可供研究西洋文學者之參考。一册五角

一葉

王統照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敘寫人生的悲感。「為何人生之絃音上。都鳴出不和諧的調子？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葉的飄墮地上？」欲答此問。請看此創作小說。一册六角

獄中記

英國王爾德著 汪馥泉張聞天沈澤民合譯 王爾德是近代文壇上一個怪人。獄中記是他在萊頓監獄內的思想的寫照。在這本書裏。他討論到藝術戀愛宗教等問題。乃是研究王爾德的一本重要著作。一册六角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共 學 社 叢 書

這是新
文化湖
流中最
初的出
版物主
幹者爲
梁任公
張東蓀
張君勳
蔣百里
諸君出
版各書
關於各
國文學
的介紹
及社會
問題的
研究爲
尤多已
出八十
餘種書
名列下

歐洲文藝復興史	五角半	譚格瑞的續弦夫人	五角半	基爾特主義與勞動	六角半
藝術論	七角	社會論	五角	基爾特主義與貨幣制度	五角
清代學術概論	六角半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册一元半	勞動之世界	一元半
墨子學案	七角半	社會學史要	四角	基爾特的國家	五角
墨經校釋	七角	社會心理學	九角	費邊社史	七角
復活	三册 二元半	社會心理學緒論	二元四角	社會主義之意義	五角半
父與子	一元	社會心理的分析	七角	政黨政治論	二角半
甲必丹之女	六角半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七角	社會主義與近世科學	三角半
托爾短篇小說集	六角半	什維主義底心理	四角半	相對論淺釋	三角半
斯泰短篇小說集	八角	馬克斯派社會主義	四角	相對論與宇宙觀	三角半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九角	英國勞働組合論	七角	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九角
渦堤孩	三角半	馬克思經濟學說	九角	羅素算理哲學	一元
活冤孽	一元六	家庭問題	四角半	辯論術之實習與	一元
明白羅犯罪學	一元三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七角	兒童心智發達測	四角
不快樂的戲劇	一元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塔果爾及其學	六角
俄國戲曲集	十册合四元	進化與人生	七角	平民主義與教育	一元二
俄國革命史	三角半	分配論	六角	生命之不可思議	一元半
黑暗之光	三角半	互助論	一元	統計學原理	二角
活屍	三角	政治心理	九角	人生哲學史	五角
易卜生海上夫人	五角	政治理想	三角	西洋哲學史	二元
貧非罪	三角半	新軍論	一元二	國際聯盟及其	二元六角
罪與愁	三角半	特與農業的復興	三角半	凡爾登戰記	五角
比利時之悲哀	三角半	社會之經濟基礎	一元二	戰時之正義	四角
				現代思潮	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悲慘的故事

七
紅

我的老友林丹秋，說話很有趣；他時常講他幼時有興味的故事給我聽，差不多見一次，講一次，成了慣例。

這回我同他相見以後，又很愉快的聽他講了。

——我家最初住着的那所在，較之現在的居處，僻靜而舒適的多了。出門不多路，就有一片面積極廣的草地，那邊野草茂盛而又整齊，望去很美觀；赤色有節的莖，與對生的綠葉互襯着，這類草委實是那裏的特產，別處也沒見過。而且多在四尺上下，莖幹分枝，宛如林叢。有那樣個好所在，自然足使我兒時生涯，增加興趣。

太陽向西邊斜下去，我又獨自一人到那邊玩了，和靄的風，吹上身來，好不愉快。沒多時，我已蹲身在赤莖草的叢中；四圍被風吹動的綠葉，如層層起伏的浪花；但在這浪花般搖曳中，在赤莖的草的支幹間，忽然瞥見同茶碗口大小的一件黑物，也在那裏顫動，因為離地有二尺多高，相距我蹲着的地位有尋丈遠，又藏在密葉間，就看不分明了。

——那是什麼東西呢？是鳥巢……或者是的罷？我一邊揣測，一邊這樣問。

——是呀，確然是個鳥巢。丹秋很激動似的說。當我走近巢邊時，見是四隻白頭翁雛；可憐牠們赤裸裸地閉着眼，昂着頭，顫巍巍的張大了口，一會又垂下頭去，一會又這樣掙扎着昂起頭來。我明白這是索食的代表，但一點沒有喂給牠們的食物，青蟲也沒處去捕一個。白跖了好一會，小鳥依然這樣的索食，依然盼不到老鳥歸來。悲憫的情緒，漸漸攪動我的思慮，似乎覺得小鳥要生生的餓死了！餓死在巢中，在我的跟前！我為什麼不一援手呢？於是我決然把牠們攜回了。我小心翼翼的捧了牠們的母親辛苦經營好的小屋；更瞧那伏在裏面的四雛。我想：這樣的攜歸喂養，不上幾個月，一定羽毛豐滿了！那時再到草場上縱了去，聽牠們振翼唱感謝的歌，我心裏應該如何快慰與驕傲；因為已經盡了對於生物的愛。

能够這樣呢！我在抵家後二十五分鐘，聽了我父親的一番解釋，已是很悵悵的完全打消了歸途所有的心志。我纔明白這樣孵出未久的鳥雛，離了母懷是不能活

的；但是已經捉回的了，可不容棄之不顧，也不忍棄之不顧；那末怎樣纔好呢？……從無可奈何中，找出最簡單的解決的方法，自然依舊把牠們攜置原處。省得可憐的老白頭翁悲鳴腸斷，延望牠的愛子了。

我又從草場歸來時，似乎脫了一樣干係，我想：我沒會顧憐到牠們，幸而也沒曾傷害了牠們，徒然生了一種不成事實的空想，——愛物的空想罷。……我一面想着，一面坦然的走着。

惦念了半點多鐘了！——似乎四隻被發見的小鳥，在我面前索食。——牠們赤裸裸地閉着眼，昂着頭，顫巍巍的張大了口，一會垂下頭去，一會又這樣掙扎着昂起頭來；悲哀，慚惡，一時多窒塞在我的心裏，使我感到如何的沉悶呵！

想他是這樣，不想也是這樣，……沉悶！……

我終於在傍晚的景色裏，又到草場上去了。

一步步走近，心旌也一點點搖曳起來！……半點鐘

前，把鳥巢遺在地上走了，竟如此粗魯！……小鳥依舊安然在着搖籃——巢——中嗎？天快晚了，牠們的慈母，或者冀護着牠們了……

這是萬不及料的事，而利那間竟在眼前呈露，幾乎使我呼吸都冰住了！……四隻毫無儲存機能的雛鳥，要同牠們的魔蝎——竟是死神——四條半尺來長兇殘可怖的蜈蚣奮鬥；還有什麼說呢！可憐斷了的喉管中流

出來的赤血，就是牠們無抵抗主義的色彩！死了！這樣慘酷的死了！雖然我熱血如沸的用巨石殺了四個惡魔，畢竟何補！

悲慘的故事告了結束，丹秋嘆了口深沉的氣，半響無言。我幻想着四隻被嚼斷喉管的小鳥，血腥濡體，還在不斷的顫動。同時又生了一種懷疑，斷續地想：可憐的鳥雛，到底是蜈蚣害死的呢？是丹秋害死的呢？

(完)



在夢裏 起八

「昨天同 A 女士逢到了，伊異常親密，伊還同吾作長久的接吻。但是……」

「你真豔福不淺。」

「慢呀，吾的話還沒完呀！」

「你說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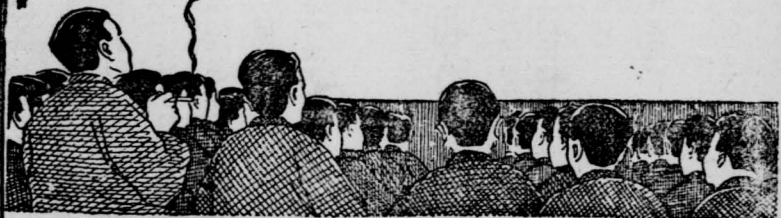
「……後來這夢就醒了。」

金馬牌香煙

頂上國貨。金馬香煙。品質優美。敢請空。



真可不看
滑稽片
不可不吸
金馬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戰禍

(Maupassant: La folle.)

法國 毛伯桑 作
詩 荷 女 士 譯

保佑我的靈魂——枚秀安道陵 (Mathew d'En-dolen) 說——這些山鷓 (woodcocks) 竟使我憶起普法戰爭 (1870-1871) 中一樁異常悲慘的事變來。

你曉得我的產業置在考麥露城 (Cornell) 的附郭裏。普魯士人來到時，我正住在那裏。我的一個鄰人是一種癲狂病的患者，可是完全與人無礙，伊的寸心已竟抑伏在奇禍的突擊之下。早先在二十五年前，伊曾於僅僅一個月的期間，喪掉伊的丈夫，伊的父親，和伊的新誕生的嬰孩。

死亡乍一闖入人家的時候，大抵總還要連連的重來襲趙，不稍爽誤，彷彿是認識了門戶。

這可憐的青年婦人，竟教哀悼與痛苦給毀了，撲倒牀

頭，臥在那裏沉迷不省的整有六週。後來，一種寂寞的厭倦陪伴着這宗阽危的病機，伊依舊留滯在牀，儘不願動彈，儘懶得喫食，間祇轉轉伊的眼珠罷了。不管甚麼時候，那些關切伊的人們要想着使伊起身，伊便叫喊起來，好像人們行將殺害伊。所以人們只得任憑伊老在牀上臥着，只有時爲着在意的收拾襖被，以及必須的替換茵褥，才略略移動移動伊。

有一個老嫗服侍伊，隨時給伊一些飲料，或一口冷肉，可有甚麼事物，在伊那昏瞶的靈魂中，盤旋着呢，却從來沒有一個人曉得，因爲伊自己迄未說過。伊可是正想着死亡麼？伊可是正苦惱的夢着，毫無一點清澈分明的往事之迴憶麼？莫非，真個的，伊的思想竟已毀滅了，停滯了，

不變移，不活潑，死水一般的毫無一點波流了麼？

整有十五年，伊照這樣情形存活着，嚴閉了伊的住屋，全然可說是毫無生趣。

戰爭來到了，竟於十二月初旬，普魯士人直入了考麥露城。當日的情景，我統統記得，宛如昨天的事一樣。正是酷冷到拆裂了岩石的天氣，當我聽見他們整隊拔步的沈重而齊整的踐踏聲響之時，我真是直挺着自己的身軀，坐在一柄長椅裏，正患着難以忍受而無法救治的痛風症（Gout）是周身疼痛的病症。我從樓廳往外窺望，便見他們陸續經過。

他們無盡無窮無盡的走去，酷肖牽線傀儡的離奇動作，這動作是日耳曼兵所特有的。隨後那些軍官就分派他們手下的人，到居民那裏駐防。我有他們十七個人。我的鄰人，那個癡狂婦人，是被派給十二個。他們的長官是忒維的普魯士氣派的一個軍人，又暴戾，又鹵莽，又頑梗。種種應辦的事務，業在估據的最初幾天行施停當了。

他們暗地報告長官，說這家宅的太太是有病的；長官他對於伊，發生了些許不愉快的惡感。不久，這婦人的心思，從來是沒有人曉得的，竟起始招惹了他。他盤問了伊的病情，又得知他這女居停在絕大的不幸的終局，就給無間的幽錮於牀頭，整有十五年了。他却斷斷不肯相信這故事，他料想着這可憐的生物，乃是本着驕蹇的自尊，不肯離開伊的牀榻，為得是伊不願看見普魯士人，或不願去對他們談話，或不願來同他們交接。

他要求伊接待他，他便被引着走進伊的寢室。於是，他厲聲的對伊發話，他用着條頓民族的語調，說道：

「我定要求你起來，夫人，並且還得走下樓來，為得是我們看見你，可以高興。」

伊睜着迷離渺茫的眼睛，瞠瞠他，甚麼表情也沒有，而且一個字也未置答。

他接着說：「我決不能容忍一點的侮辱怠慢。你若不自己好生爬起來，我將會尋出些法子來，使你完全獨自

一個散散步去。」

這抱病的婦人，甚至連一種表情的姿勢也沒做出來，總是呆呆的不稍動彈，又木木的不受外感，伊宛如始終並未看見他這個人一樣。

他忿然的恚怒了，誤會這冷靜的沉默，當是莫大的輕藐的表示。他便又加上一句說：「如果到明天早晨，你還不走下來——」於是他逕直走出去。

到了早晨，這老邁的看護婦，簡直差不多着憂急與懊喪，得得要瘋，勉強打算着要給伊穿上衣服，不料這可憐的缺乏知覺感情的生物，竟起始不願死活的呼號起來，扭掙起來。那軍官快快的跑上樓來，於是這老嫗撲的跪倒了，哀告他說：

「伊不肯起來，先生，伊不肯起來。就憐憫伊罷，饒恕伊罷——伊是如此的不幸呀！」

這個軍人猶豫莫決了，而且很為難的窘住了，是按壓下自己的怒氣呢，還是教手下人把伊曳下牀來呢。但忽

然間，他嘻笑起來。好似不期料的偶然尋着巧妙可心的主意，於是他用日耳曼語發了幾道命令。

不久我便看見一伍兵出離了房宅，抬着一副牀褥，好像有受傷的人被載着。牀榻並未卸下，在其上的就是那癡狂的婦人，兀自照常沉默着，堅持着十足的寂靜，看待眼前所遭受的事變，和任人放置在牀一般，還是長此漠然的不關心。一個兵拔步跟隨在後，攜着一捲女式衣裳。兵官摩擦着自己的手，切切的發言道：

「我們就要看看：你獨自一個，能不能穿好衣服，能不能做個小小的散步。」

隨後我便窺見這伍兵的行踪，隱沒在猗茂微黎 (Imauville) 森林的去路中不見了。

兩小時後，兵們回來了，却沒同着伊。

從此我便總沒有再見着伊這倒霉的無辜罹難的人。他們究竟怎樣收拾了伊呢？他們究竟把伊抬到甚麼所在呢？我們總未能探聽明白。

大雪日夜不住的紛紛落下，把原野和山林給埋沒在冰凌的碎片之下了。而且野狼也越發變得凶悍貪婪了，居然明目張膽的來到我們各家門口嗥叫起來。

我竟教這可憐的不幸者的掛念所苦所祟了。我幾次設法想在普軍司令部，訪得關於伊的生死的消息。我差不多丟開不管自身的病痛了。

春天回來了。佔據的陸軍開拔去了。我的鄰人的房宅依然關鎖着。深密的野草也萌生在徑路之上。到了冬天的時節，老邁的看護婦就死去了。這幕悲慘的戲劇，更無人較久的繫念了，唯獨是我，却仍自無間的時時憶起。畢竟普魯士人可會怎樣的收拾了伊？畢竟伊可會穿過森林，逃走了麼？畢竟居民們可會從什麼地方搜出伊來，送到醫院，以致不能曉得伊的一點消息了麼？總沒發見可以解開我的疑團的事情，但時過情遷，也就漸漸的慢慢的緩和了我的心中的苦痛的焦灼了。

這一日，在翌年的秋天，山鵝成羣飛了過來；那時我的痛風症給我一點輕減的緩縱，我就支撐著身軀，曳引到森林那深遠的地方去了。我已經射殺了四五隻長喙的鳥（山鵝長喙），當時我又打下一隻，這隻落在一部分

滿積了枯枝的溝坑裏，隱沒不見了。我勉強着走下溝坑去，藉以取出我的獵品，就緊挨着那裏，我發見了一顆死人的髑髏。具着尸骸的幾根殘骨。在那時節，那個癲狂婦人的掛念，驀地在心頭，猛的刺激了我。宛如突受着拳擊一般。在不祥的那一年間，或許有許多別人曾凶死在這片叢林中；但是，我不曉得爲了甚麼緣故，我是深信無疑的，我告訴你，深信無疑的認爲我是已經發見了那個不幸的生物的頭顱了。

忽然我明白了，我測度着一切了。他們把伊丟下不管，任憑伊留在牀榻上，處在深林中，又冷又僻；至於伊呢，還是堅持着伊的固執的心意，不肯起牀，却寧肯把伊自身葬送在厚積而且燦白的雪花的底下，

以後便教野狼給吞噬了。

而雀鳥便採取伊的破碎的襪被牀舖，製作了彼等的巢窠。

我已經記取這死亡的傷心紀念。並且我還祈望：我們的子孫永遠不會遇見別的戰爭才好。

（終）

十三年元旦譯於北京，

小說月報

第十五卷

第二號

出版



着 佳

請來嘗我們的壹圓西菜

用極好的原料。在極
衛生的廚房裏烹調。

我們的豬肉餛飩。也很有名。為全埠之冠。我們
的糖菓。尤其特色。用來送禮。要比別人家的格
外令人希奇重視。

上海南京路
第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告

一個青年	葉紹鈞	自然與人生	徐志摩
旅舍夜話	王統照	尋常的淚	濟明
早晨	柳建	討債	潘垂統
午夢	王希曾	白瓷大士像	白采
兵士的妻	荒生	讀文藝思潮論	譚虞
莫泊桑研究	謝位鼎	兒童白雪女郎	高君箴
莫泊桑逸事	沈雁冰	文學蜘蛛與草花	曉天
離婚	李青崖譯	現代世界文學者略傳(二)	沈雁冰
決門	陳繹譯	中國文學者生卒攷(二)	鄭振鐸
母親	高真常譯	(附傳略)	
文學大綱	鄭振鐸	朝影(二)	俄國阿志巴綏
一個聖經的故事	胡哲謀譯	海外文壇消息	沈澤民
美國波孚作		看我的	沈雁冰
			落華生

小說(二)

本期有許多篇很好的創作。一個青年描寫現在青年的戀愛心理和經過，最為深切而逼真。莫泊桑研究把莫泊桑的生平和他作風敘述得很詳細，可說是國內介紹他的文字中的一篇最詳盡者，並選譯他的短篇小說三篇以見他的作風的一班。一個不知名的戰士及聖經的故事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字。詩歌也有好幾篇是有特異的色彩的。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美製

大而又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威美盒蓋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伊的生和死

譚抱月

伊生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六日；死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世的壽命，只有八日。

第一天，伊出生的時候，在一個早晨六點鐘，晨曦尚在屋背上。伊的父親，聽得伊出生了，快活得什麼似的。就笑着對伊的祖母道：「快叫人去買雞蛋呀！」伊的祖母道：「你昏了嗎？女孩兒家，也買起雞蛋來分人，不怕人笑話嗎？」伊的父親便默然而退，也不說什麼！

第二天，伊父親到辦事處去辦公。同事們向他拱拱手道：「聽說添了一位千金，恭喜！恭喜！」他覺得同事們

說到「恭喜」兩個字，喉嚨裏都好像有什麼骨鯁似的，說不響亮！

第三天，是伊的三朝。據伊祖母的意思，想不做「湯餅筵」了。但是，伊的父親決意不肯，定要替伊鬧熱鬧熱。來賓都齊了。照例恭喜過了。坐席了。笑語聲，杯筷相碰聲，都發出了。却沒有敲紅蛋的鬧鬧聲；這是何等的乏趣啊！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伊的父親辦公回來的時候，總是從搖籃裏把伊抱到手上來，同伊的哥哥三個人，一塊兒玩玩笑笑；那慈愛的波浪，罩滿了伊和伊哥哥的周

團。這是多麼的快樂啊！

第七天，伊忽然不喫奶了。伊的父親忙着去請西醫；西醫來了。他道：『這樣小的嬰孩，是很難醫的，伊的大小便通麼？』如果不通，可喫點蓖麻油就是了。』伊的父親口裏咕咕的答應着，心裏還不知在那裏感想什麼呢！西醫去了。伊父親又去請中醫；中醫來了。他道：『這是驚風啊！危險的很呢！』說罷，開了一張方，也去了。伊父親就叫人去買藥，藥買了來，煎好了，想給伊喫，但是伊的牙關緊閉了；倒了半天，恐怕還沒半點入伊的小肚裏。伊的父親沒得法，只得同伊母親眼睜睜的瞧着伊！

第八天的早晨，太陽還未出來。可憐的伊，就跟了死

神去了！曇花一現，世界上再沒有伊這麼的一個人了！伊的父親，和母親，一面流着淚；一面互相勸慰了一番。伊的父親才慢吞吞的踱到辦事處。同事們覺得伊父親面上，很有悲容。就大家走攏來問了。伊父親將伊的死訊，告訴了他們。他們不約而同的歎了一聲。但是，接着又淡淡的說了一句：『女的還不要緊。』大家就散開了。伊父親聽了這句話，就想起八天以前的事了。但是口裏還不住的唸着：『女的不要緊……』

(完)



世界名畫
家小傳
考拉喬

周香民

考拉喬在一千四百九十四年。生於謨頓拿相近一個小市鎮裏頭。旋即居於考拉喬和帕瑪地方。他的名字。原叫

都是佛勞倫町大畫家所發明的原則。再那著色和張法。
似乎近於拍架的畫派。可見他對於這兩派著名的畫家。

奧來格立。因為居住考拉喬。所以把

都是悉心研究過的。所以得了他們的

他叫做考拉喬。他父親是個布商家。

感化了。後來帕瑪地方有個聖保羅。惹

道很豐。很有栽培子弟的能力。決意

聘他去裝飾菴內的宿舍。那些尼姑們

使他的兒子。去受普通教育。後來他

和師太都是住在這個地方的。好像一

學習繪畫的當兒。果然得了學識上

個婦女的世界一般。四周圍都是異奇

的幫助。對於畫中各種問題。自然易

的珍品。非常華美。有個學者。就是尼姑

於了解得多了。一千五百十四年。他

的父親。他的主張。選畫那神怪傳上的

為考拉喬的天主教徒。畫了一幅祭

故事。此為菴中從來未曾畫過的。考拉

壇背後所用的圖。叫做聖福蘭錫司

喬的心中打定立意。即開始畫了。畫了

聖母。是他最早的作品。那時他才二十歲。由他的畫中看

一個神女。從獵場回來的模樣。挽着他的馬車。向天空中

起來。已有利奧拿圖的氣概。想必對於利奧拿圖的畫法。

去了。畫得玲瓏活潑。美麗異常。他不但工於壁畫。關於油

曾經研究過的。顏色的深淺。分出那種明暗的界線。這些

畫也是非常著名的。以外若著色塗彩。是個丹青妙手。更



受神磨箭圖 考拉喬作

是聞名。到了一千五百三十四年。他就死了。性情很是和
藹。雖然有了這般技藝。一些也不驕傲。並不求人的讚美。
默默無聞。非常知足。不過他對於技藝上。却有不然。絕了
莫大的野心。精益求精。一些兒也不肯讓步。

小 汪一勾 詩

雖說主人情重；
然而殊難遣懷的，——
遊子思鄉之心！

情感不能維繫一切了！
因為人們的心，
已滿被金錢佔有了。

謝謝死神的好意！
又輕輕地不注意的，
讓我度過了今夜。



女與媳

少芹

金樹人是個小康的人家。和他妻子丁氏。守着祖產。過那極安穩極甜蜜的光陰。只有一樁不滿意之事。他夫婦倆四十歲的人了。並不會生過兒女。樹人的親友。常常勸他納妾。或者可以延一脈之傳。待到他日。免得將祖上遺留下來的資財。落在別人手裏。樹人堅執不允。並說道。我如果命裏應有兒子。我妻丁氏。何見得不能生育呢。何況世界上婦人。無論怎樣賢達。惟有對於丈夫納寵之事。妒之一字。總是免不了的。我因沒有兒子方娶妾。所娶之妾。能否生兒。尚在不可知之數。倒先使我夫婦感情上。生了芥蒂。這又何苦來呢。即使我的妻子。無絲毫妬意。我的姬妾。產了寧馨兒。但是我夫婦倆老境日增。未必將來能看得

見兒子成立。萬一我夫婦有了不測。徒然拋下這幼稚孤兒。和祖遺資產。落在那懵無知識的青年姬妾掌握中。聽他支配使用。委實可惜。設或他不耐孤單。另嫁別人。那時我的財產。不是爲人所有。我的兒子。不是謂他人父嗎。所以我再四斟酌。決計不做這種既愚且笨之事的。親友們聽樹人這番話。說得很有充分理由。無不點頭稱是。他妻子丁氏。格外萬分感激。可是老去光陰。沒有一男半女。繞膝承歡。終覺有些寂寞。丁氏便同樹人商量。在育嬰堂裏抱了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孩子。回來撫養。明知非自己的血胤。然而究竟聊勝於無哩。

當抱那小女嬰時候。育嬰堂內執事員。有一張紙單兒給

樹人那紙單上註明小孩子年歲。是某年九月十七日子時生。據執事人說。這張紙單兒。係女嬰隨身帶來的。因此樹人夫婦。曉得這孩子的生辰八字。便替他起了一個乳名。喚做珠兒。無非取愛如掌珠的意思。可憐此不幸的女嬰。於呱呱墮地時。便遭父母遺棄。在育嬰堂中做了將近一年無父無母的孤雛。可算是從先天裏帶來的悲苦。如今爲姓金的抱了去撫養。他那里知道自己做了人家的假女。無無論待他好。待他壞。他那一團天真。都一例將人家當做父母看待。所幸樹人夫婦。生性非常慈祥。更兼他們倆中年以後。不曾嚐過做父母的滋味。現在獲這嬌小玲瓏的女兒。自然視同生命一般。但就目前而論。我不得不代珠兒慶幸得所的了。

過了三年。珠兒已經四歲了。呀呀學語。頗解人意。這小孩子不但資質穎悟。便是模樣兒。也十分可愛。蘋果般的面龐。明星似的眸子。春山似的眉峯。若照他這樣面目看起來。待到長大了。不是天上的安琪兒。即是羅馬古烈的愛

神。樹人夫婦。喜歡得像甚麼似的。待遇珠兒的一片心。比較親生父母。兀自要勝過幾倍。

辛亥的秋間。武漢起義。金家住的地方。距離武漢不遠。就地理上人心上觀察。自然要順應潮流。亟謀響應。但是這響應之中。那真正民軍。希圖光復舊物的。固屬不少。還有一班流氓土匪。假借民黨旗幟。抄擄民間財物。又到處皆是。金家夙有財名。因此接二連三。遭了好幾次搶劫。房屋又被暴徒焚燬。可憐樹人霎時間變做窮人了。身無長物。只有這形影相隨的愛妻。和善解人意的嬌女。不會拋散。退一步想。還是不幸中之大幸事哩。幸虧鄉間尙有些田產。他夫婦倆即帶同珠兒。入鄉居住。

第二年。國基粗定。樹人便將祖遺的田產賣去。在城內開了一爿京貨店。他的意思。以爲向生意上博些利益。養育這生命一般的愛女。待他長大成。可以聊慰夫婦倆的桑榆晚景。那知樹人對於營業上。毫無閱歷。他女兒的歲數。雖然一天大似一天。他的資本。轉一日短似一日。其先

還可支持。不到多時。萬難應付。不得已。只得將店事閉歇。到湖南安江謀事。因為那地方。有位姓胡名治平的。和樹人是中表弟兄。所以樹人投奔他。覓一枝棲之地。臨行時候。牽腸掛肚。難捨難分。祇爲受飢寒驅迫。惟有狠狠心。別那愛妻和嬌女而去。

樹人啓程時候。除自己攜帶川資外。家中所存的錢。祇可敷半年用度。到了湖南。也曾有信寄回。說是雖遇着表兄胡治平。但彼處人浮於事。一時却沒有相當位置。須得靜候幾時。方能設法。那知起初隔一月或半月尚有書信。到那日期久了。竟魚沈雁杳。一些消息也沒有。丁氏望眼將穿。更添了無數憂慮。有人說。湖南邊境。匪風甚熾。你家丈夫在那兒。難保不生別的變故。丁氏聽了。越發愁上加愁。更兼錢也將次用完了。若沒有接濟。來日光陰。不堪閒問。最是那不解事的珠兒。常常詢問阿父幾時歸來。丁氏不便對他說甚麼。只好含糊答應。背地裏却悲悲切切。差不多終日以眼淚洗面了。

丁氏向來過慣了豐衣足食的日子。如今處此環境。如何對付得來。沒奈何。只好縮小範圍。另覓一所草屋。和珠兒居住。雖然儉衣節食。仍是敷衍不下。一壁懸念遠人。一壁憂煩近况。不上多時。便染了疾病。那裏有錢延醫服藥。只靠着這年方七歲的珠兒。在他病榻前。拿湯遞水。此外幸喜從前鄰居張老太婆。不時過來照拂。縱稍有接濟。但張太婆也是個窮人。那能兼顧得許多。以致丁氏的病症。纏綿了好多日子。雖然漸有起色。巨奈境况比往日加倍窘迫。簡直到了日食不週的地步了。張太婆甚是捨不得他們母女倆。便替丁氏想了一個法子。將珠兒說給同城王朝良家做個養媳。丁氏怎生捨得。然而這一來。畢竟輕了些負擔。便是小孩子。也可不致隨着自己有一頓沒一頓的忍饑捱餓。

那王朝良向以打鐵爲生。在光復前是個窮小子。後來因得了一筆意外橫財。便收起鐵錘。不幹這種營生了。他的妻子錢氏。祇生一個兒子。女兒却產了有好幾個。因爲日

子艱窘。幾個女兒。有給人家的。還有送入育嬰堂裏的。如今發了財。朝良夫婦。很思念從前的幾個女兒。現在由張太婆說合。將珠兒給他。本和他交代明白。自幼做女兒。長大了做媳婦。因有此項條件。所以丁氏才肯將六七年來相依爲命的愛女。給王朝良領帶回去。

珠兒到了王家。那朝良夫婦。見他生得皙白妍麗。倒也甚是喜歡。後來因爲不是自家親生骨肉。便漸漸有些另眼看待。珠兒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一旦離開了丁氏。愁眉苦臉。也是有的。誰知錢氏便說他沒心在我家過日子。珠兒哭道。娘我不是不願意在娘屋裏。我只捨不得我的媽。娘果然愛我。每日放我回去一次。或是將我的媽。接到娘這兒同住。錢氏啐了他一口。罵道。不識抬舉的東西。我因你的媽。養不活你。方准許張太婆的請求。收你做個養媳。已屬萬分情面。你兀自想叫你媽到我這裏來。真是貪心不足。須知你已經給我家了。你的媽不是我屋裏人。我家錢再多些。那有他食宿之地。你放乖覺些。好好隨着我

過活。如果三心二意。惹我動了氣。立刻攆你出門。跟那老窮婆。受那無衣無食的活罪。珠兒哭道。娘我情願和我媽忍餓。不願在娘這裏。我雖然有吃有着。可憐我的媽。肚皮混不飽。身上挨着冷。我心中實不忍。我很願和我媽同受飢寒上痛苦。方對住他呢。娘既叫我走。好極了。言訖。掉轉身。往外便跑。錢氏一把扯着他。罵道。賤骨頭。你賣給我。家了。往那兒去。珠兒哭道。我要我的媽呢。我要我的媽呢。於是哭個不住。錢氏不知用好言來哄他。反把狠給小孩子看。劈頭劈臉。就敲了他幾記耳光。可憐珠兒長到七歲。嬌生慣養。休說不會被人打過。便是嚴厲的言語。也未嘗受過。如今遇着這夜叉般的錢氏。吃恁般苦頭。自然回想到母親待遇自己。何等慈愛。遂三番五次的想走。錢氏便行使殘酷手段。將他拴鎖在屋裏。又在朝良面前。說小孩子百般壞處。偏生朝良聽信婦人的話。也便種種虐待他。可憐這很活潑的珠兒。天天挨那非打即罵的光陰。雪白龐兒。漸漸黃瘦了。他母親有時來看看女兒。見珠兒不成

個人形。便向朝良夫婦交涉。無如他們倆非常倔強。轉成篇累套的。說珠兒不是。丁氏明知他們講些強詞奪理的話。但是自家連衣食不週。何敢同有錢有勢的人爭執。只索吞聲飲恨。快快回去。不到多時。因貧病交加。竟拋撇嬌女。魂歸切怛天上而去。朝良夫婦。並不顧恤丁氏身後之事。幸虧張太婆再三懇商。方允給二十元。將丁氏草草殮葬。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間。珠兒已經十四歲了。朝良夫婦。並不因他歲數較大。稍予優待。反而比從前加倍嚴厲些。他兒子王福寶。此時漸省人事。覺得父母對待自家未婚妻。過於殘酷。便竭力向父母前。代他緩頰。夫婦倆向來最溺愛福寶。聽了兒子的話。只才放鬆一步。珠兒因得此保障。方得保全這一條生命。

有一天。不知爲甚麼事。觸動了錢氏之怒。却值朝良和福寶。不在屋裏。錢氏即揪着珠兒毒打。正打起勁。忽聽有拍門聲音。接着。有兩個人進來。一個是張太婆。一個是年紀

約莫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丁氏忙釋了手。正待詢那老頭兒來尋誰的。只見那老頭兒。指着珠兒問張太婆道。這就是我的女兒麼。張太婆點點頭道。是的那老頭兒搶幾步上前。一把抱着珠兒。放聲哭道。兒呀。你好苦。只此一句。以下便不能成聲。珠兒於呻吟痛楚中。聽老頭兒這般口氣。再仔細望時。雖然相隔十年。面目情形。尙能記憶。遂極沈痛極悲切的叫了一聲父親。於是父女倆。放聲大哭起來。錢氏不問情由。虎也似的前前扯那老頭兒。厲聲道。他是我家的養媳。你怎的沒來由認他爲女。我只知他有個媽。不會聽說過他有爺。聞得他的老子。久經在異鄉死了。爲甚麼驀地跑出個老子來。呸。你敢是錯認了。快出去。不然。休怪我捧你走。那老頭兒道。我姓金。他是我的女兒。名叫珠兒。十年前我出外謀事。不料如今這道歸來。妻亡女嫁。特地要求張太婆。和我到這兒看看我的愛女。我女兒既給你做養媳。論情理。也須有戚誼上關係。你不招待我也罷。怎的向我嚴聲厲色。錢氏冷笑道。我但知他有個媽。不

知他還有老子。你跑來認女兒。向好的一邊說。你是誤認了人。若向壞的一邊說。你簡直冒充我家親戚。……樹人聽他說出這些無理的話。如何忍耐得住。即和錢氏大起衝突。這時王朝良也回來了。問明原故。自然幫助錢氏。向樹人爭論。並不承認他是珠兒的父親。雖然有珠兒和張太婆證明此事。朝良夫婦。怎肯相信。彼此鬧了一陣。樹人不得要領而去。

一邊硬說養媳不是樹人的女兒。一邊否認女兒不是朝良家養媳。兩方爭執。各走極端。這個問題。決非憑着調人口舌。所能調和的。總須訴諸法律。方有正當解決。樹人理直氣壯。即做了張呈詞。向法院提起訴訟。那廳長核案准詞。指定日期。開庭預審。是日原被告當事人。一齊到案。廳長傳樹人上去詢問。樹人先將過去事實。說了一遍。原來他到湖南安江之後。起初曾有信寄回。後來郵局忽將原信退還。說是受信人住址。遍詢無着。無法投遞。只索交還原件。樹人甚是挂念。久想過回。一來因有公務羈身。二來

因到處土匪竄起。路途不便行走。以致遷延至今。方請假回籍。不料妻子已死。女兒又給人家做養媳。因央張太婆引到王家。看看珠兒。他家竟不承認是珠兒的父親。所以投訴案下。請求公判。廳長點點頭。又傳朝良夫婦研究。他夫婦倆還是抱定前言。說樹人冒認女兒。樹人請堂上問張太婆和珠兒。雖經他兩個證實。無如朝良夫婦。口若懸河。說張太婆受了樹人運動。自然幫他說話。珠兒久沒心在我屋裏過日子。準是受了張太婆蠱惑。便和他們打通一氣。廳長覺得他的話。很有理由。意思似有些活動。樹人聽得清楚。怕要敗訴了。忽然心有所觸。預備將實話當堂陳明。可以得個佐證。於是發言道。珠兒委實是我女兒。如不信時。可傳育嬰堂執事人前來詢問。廳長好生詫異。忙問道。這又於育嬰堂甚麼相干呢。樹人進前一步道。不瞞堂上說。珠兒是我於十四年前。由育嬰堂抱來撫養的。堂上何不將該堂的執事人傳來。問他有無其事。當下說明珠兒的生辰時日。廳長即叫司法警察去傳那執事人。並

將十四年前收受嬰孩的簿冊帶來。比及執事人到了。呈上底簿。廳長細細核對。果然絲毫不錯。而且註明領這女嬰的。確係金樹人。這一來珠兒是樹人之女。可算鐵案不移的了。廳長當時判決道。照這樣說起來。珠兒在法律上。

已成樹人有效的女兒。既受王朝良夫婦虐待。在理。當然判歸金樹人領回。話尙未完。只見那王朝良。哭喪着臉說道。堂上且緩。這小孩子確是我的親女。……這句話才說出口。不打緊。不但兩旁聽審的人。猜度不出原故。便是廳長和樹人張太婆珠兒。也覺得他出語太無倫次。

廳長道。金樹人來認女兒。你尙且說他沒有根據。現在既經證實。你怎麼又說珠兒是你親女。試問你又有甚麼憑證。朝良哭道。這小孩子確係我夫婦所生的。因為十四年前。我的境况很窘。只才將他送入育嬰堂裏。並且寫明他生辰八字。擱在小孩子衣襟內。如今聽得樹人供詞。又證以育嬰堂收受嬰孩的底簿。方知他是我血胤。早曉得他是我家的一塊肉。又何苦種種虐待他呢。現今我已知悔

了。即求堂上判珠兒歸我夫婦罷。言訖。便至珠兒面前。用手撫摩着他。一聲一聲的兒長兒短。叫個不住。

這時金樹人急儻言道。此事請堂上不必聽他的假話。大約他見堂上判珠兒給我領回。無法可想。遂利用調查簿冊的機會。捏詞欺瞞。藉達珠兒仍然爲他所有目的。我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廳長道。你這番話。却也不錯。但我的意見。較你更進一步呢。於是問朝良道。樹人領珠兒爲女。有育嬰堂底簿可憑。你說珠兒是你所生。又有甚麼鐵證。這一層。我且姑置不論。即使珠兒是你親女。然而當初既將他遺棄。你和他父女關係。可算完全斷絕。就事實上和法律上論起來。珠兒當然不是你的女兒了。至於養媳一節呢。你既說珠兒是你所生。他和你兒子福寶。有同胞血統的關係。聯姻之事。更屬不成問題。兩項事實。均不能發生效力。我是決計判珠兒給金樹人了。朝良夫婦。雖明知希望斷絕。兀自哭求不已。最後請願。何去何從。憑珠兒一語爲斷。珠兒哭泣道。生我的既棄我於先。又虐我於後。似乎

於骨肉情誼上。兩有缺陷。若說虐我時。不知我爲其所生。宜加以原諒。試問當日棄我時。又怎忍將甫經墮地的生女。輕輕送到育嬰堂裏去呢。以前證後。我預料他將來待遇我。未必能有圓滿的結果的了。爲今之計。我願遵堂上

公斷……那廳長點點頭。卽立判決。此案遂宣告終結。這時廳長已退庭了。那金樹人歡天喜地的攜着珠兒。王朝良淚眼愁眉的偕着錢氏。各自去了。

賣糲翁

智軒

朱生憩棠。築室三楹於吾鄉之白鶴山頂。讀書其間。山位城南。距城非遠。城內燈火閃爍。隱約可見。山高數仞。削石壁立。人不易上。其巔則極平坦。朱讀書外。無所事。一夕讀餘。腹飢思食。隱隱有賣湯糲聲。由西南風傳送入耳。遂一躍下山尋聲往。行數十丈。忽見一老翁肩湯糲踽踽行。急呼翁止。購食之。食次。與翁談。詢翁年。翁云七十有六矣。而窺翁皓髮駝背。兩頰緋紅。朱至是技癢。思與之戲。僞曰。余囊無資。請翁隨余來取值。翁曰諾。肩湯糲擔隨行。將抵山脚。乘翁不覺。一躍而上。立絕頂以手招之曰。翁來。翁曰諾。亦一躍躋山頂。湯糲不傾。爐火不動。盤盞之屬。寂無震撼聲。朱大駭。急長跪請罪。翁責之曰。爾年少敢欺長者耶。余奔走江湖數十年。且不敢以技炫。爾略窺門津。卽目中無人。此召禍道也。朱匍匐受教。叩其姓氏。不肯言。予以值。受之。肩湯糲擔躍而下。揚長去。後不復見矣。

技擊餘聞

尙志學會叢書

教育心理的實驗

一册 六角半

美國斯達奇著戴應觀譯 此書詳論教育心理實驗之方法其細目有記份法視力考察聽力考察學習注意記憶工作等譯者將原書中實驗材料可易為中文之處一概易為中文可供試行者實驗之用

審判心理學大意

一册 六角半

陳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為應用的心理學中新興之學此書共分八章第四章詳述心理現象同形性之巨大以證多人陳述之可以共為足實審判之參考及法理之討論其他犯罪及審判的心理學事實診斷法分級測驗法各章亦復簡明扼要

意見及信仰

一册 一元

法國黎朋著馮承鈞譯 此書論支配意見與信仰之各種論理及其衝突極為詳明其意見及信仰之傳佈一篇尤饒興味誠研究心理者之參考善本

圖書館學

二册 一元二

楊昭愷編 此編對於圖書館之原理與應用經費之籌畫與分配書籍之購置保管與貸出目錄之編製及建築設備等敘述無遺

- | | | |
|---------|----|------|
| 革命心理 | 二册 | 九角 |
| 中國人口論 | 一册 | 四角 |
| 創化論 | 二册 | 九角 |
| 柏拉圖之理想國 | 二册 | 一元五角 |
| 新道德論 | 一册 | 二角五分 |
| 近代思想 | 二册 | 一元一角 |
| 生物之世界 | 二册 | 一元三角 |
| 心理實用教育學 | 一册 | 四角五分 |
| 羣衆心理 | 一册 | 七角 |
| 形而上學序論 | 一册 | 三角 |
| 物質與記憶 | 一册 | 九角 |
| 笑之研究 | 一册 | 六角五分 |
| 實用主義 | 一册 | 六角五分 |
| 生物學的人生觀 | 一册 | 一元 |

商務印書館發行

蔡子民 蔣夢麟 校閱的
 胡適之 陶孟和
世界叢書

英國選舉制度史

一册 四角半

張憲慈編 首論選舉的學理觀念，次述英國選舉制度之沿革，自中古世紀至現今英國殖民地之選舉制度。源源本本，詳盡無遺。

現代民治政體

一册 七角

梅祖芬譯 本書係英國政治學者蒲萊斯原著，將百餘年來各種民治制度之狀況與成績作詳細之考驗，關於理論實際兩方面均多闡發。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册 一元

周作人等譯 二十世紀後的日本小說，多具有世界文學的價值，此集之出，實為我國與日本文學接觸之第一聲。

中國美術

一册 二元

戴嶽譯 著者英國白謝爾氏曾居留北京三十餘年，對於我國美術，研究有素，是書於古今石刻建築彫刻瓷器織物以及書畫等項，靡不備論及。

美國政府大綱

法國政府大綱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

外國匯兌原理

經濟史觀

價值價格及利潤

社會學及現代問題

社會問題的改造分析

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

近代教育史

兒童學概論

現代小說譯叢

林肯

易卜生集

你往何處去

費德利克小姐

趙福琦編 一元

趙福琦編 六角

方孝孺編 一元

劉澐川譯 四角半

陳石學譯 五角

李季譯 三角半

遺作雄編 一元

王造時譯 六角

何飛雄譯 一元

吳致覺譯 一元

凌冰編 四角半

周作人譯 一元

沈性仁譯 一元

潘家第集 二元

徐炳昶譯 一元

楊丙辰譯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人記

(續前)

曹梁廈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第三章 受給

太山到了巴黎之後，便去訪他的老朋友達拿。見面之下，達拿就責備他不應輕易拋棄了他父親灰石爵士約翰格萊頓遺下的襲爵和產業。達拿道，無緣無故的舍了名望財產不要。一個人除非發了瘋，決不會如此。況且因此還可以證明你是英國的貴族子弟，並不是一個斐洲的野人。最可異的是卜德小姐也會信你的話。我在斐洲的時候，瞧着你用手撕着野獸的生肉，張口大嚼和野獸一樣。吃完之後，把腥血模糊的手，就在大腿上摩擦乾淨。我就始終沒有信你是一個猩猩種。在那時候雖是沒有一些證據，我就知道你你一定誤當自己是卡拉的兒子。到得現在，你父親的日記上詳細記出你父母流落在斐洲荒岸上的經過，和你呱呱墮地的事實。并且還有你幼時的手指印在上面，完全證明你是真正灰石爵士的嫡嗣。你倒輕輕地把自己的來歷，一概抹殺。情願做一個不明不白兩手空空的窮漢。真教我莫明其妙。

太山道，我很喜歡我原來的名字。用不着有什麼別的名字。至於說我是要做兩手空空的窮漢。我也不是全無力自謀生計。現在我要累你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請你給我找一個相當的職業。

像你這樣有義氣的朋友。決不肯推却的。

達拿道，少說少說。你知道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和你說過幾次了麼。我的財產足夠二十個人的生活。我所有的一半就是你的。就

是我把完全的產業分給你。還不能算報答了你在斐洲時待我的恩德。要是沒有你，沒有你那樣出力的救我，我不是早已做了邦格村中黑人的食物了麼。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時我受了重傷，弄得九死一生。要是沒有



太山到巴黎訪達拿

你憤不顧身的救護我，我也早做了他鄉之鬼。後來我又知道你耐着性救護我的時候，你實在是心懸兩地，極要離我到海岸去。這種義俠心腸，我會輕易忘記麼。等我

們趕到海岸，才知道卜德小姐一行人早已走了。我方始覺得你爲了一個渺不相識的人，受了絕大的犧牲。我現在並不是祇想用金錢來報答你的大恩。不過你正是缺少用度的時候，由我供給些費用，也不算得什麼。就是要我犧牲得再大些，我還是很願意的。你是患難之交。我又很佩服你的。別的事我或者辦不到，惟有金錢是我有的，我辦得到送你的。

太山笑道，我們用不着爭論金錢的問題。我是要生活的，

一定要衣食住的。何消說得。但是我輩最不願意過閑蕩的生活。承你的盛情，很慷慨的願意供給我的生活。不要我謀什麼職業。可是我的生性好動不好靜。恐怕反要因此闕成癆病，不久人世了。至於灰石襲爵財產，已有了相當的主人。格萊頓並不有意犯強奪爵位財產的罪名。他自己的確以為是真正的灰石爵士。他做爵士要比我一個生長在斐洲野林中的野人合格得多。你要知道我到現在，還祇是半開化的人。一到動了真怒。獸性還要不期然而然的發出來。便把我新學得的文明外貌，拋到九霄雲裏去了。況且我要是說明我自己的來歷。我就奪了我的心愛的女子的財產和名位。你想我忍得做這樣無情的事麼。太山不等待回答，又繼續道。我的家世於我沒有什麼大關係。我覺得無論人獸，凡是靠着別人的力量掙得的東西，都是沒有價值的。卡拉雖不是我的生身母，但是我的生身母生下了我，祇撫育了我一年就去世了。自此以後，喂我乳的是卡拉。保護我不做野獸口中之物的是卡

拉。卡拉待我完全像是慈母待子女一般。我也曾當他是母親一樣，當他中了邦格黑蠻子的毒箭長槍。我才明白我很愛他。伏在他屍身上痛哭得哀苦萬分如喪考妣。在你看來，他或須是穉惡醜陋的獸類。但是我看他覺得面目端好。愛憎所在，足以顛倒妍媸。所以我自認是卡拉的兒子，一些不覺得玷辱了。

達拿道，像你這樣知恩念舊。我是十分敬佩。但是將來總有一個時候，你很想改姓歸宗的。記着我的話。我也希望將來要辦這件事，也同現在一樣容易。你須要記得世界上祇有卜德先生和菲蘭度兩個人會證明斐洲荒岸上小屋中尋見的那副小骨殖，是小人猿的骨頭。並不是灰石爵士夫婦所生嬰兒的枯骨。這是很緊要的一點。他們都已是上了年紀的人。活着的年月不見得很多了。你可曾想到卜德小姐，要是知道了細情。他或者便和格萊頓取消從前的婚約麼。到那時候你可以安享名譽財產和豔妻的福了。

太山搖搖頭急道：「你不深知卜小姐。若是格萊頓失了斐得財產，卜小姐一定更不肯和他毀約。他是美國南部舊家的閨秀，不是那種趨炎附熱的勢利小人，會做出卑鄙的事來。」

太山此次到了巴黎。

雖是舊地重遊，但是前次住的日子很少，不會暢遊。故又費了兩個星期，遊玩各處。於是他日間不是到圖書館，便是到美術院。他居然變了一個博覽羣書的人。因為

他見了汗牛充棟的書籍，記載人類的智識，浩如烟海，就費了一世的光陰，也還只學得千萬分之一。雖是有些望而生畏，然而他還是利用日裏的光陰，孜孜不倦的去研



太山從歌舞院走出面對有人矮個在影裏候着他

求。也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彥思。到得夜間，他就尋着娛樂的事去做，借此休養精神。巴黎夜中的生活，確是很有興趣的。太山也依了文明社會的習慣。有時飲酒，有時

品茗，和着三朋四友，逢場作戲。或是到戲園，或是到跳舞場。太山因為心中藏着不言之隱難遣之愁。所以過這樣的生活。也是借酒澆愁的意思。有一天晚上，太山正坐在一個歌舞院中，擎杯獨飲。看着舞台

上著名的俄女，作天仙之舞。忽然覺得一雙兇惡的黑睛，從旁邊向他注視。再要細看時，那人已混入人叢中不知去向。太山就知道這雙惡目，從前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今

番注視，一定有些蹊蹺。近幾日來他常覺得有人跟着，心神有些不寧。然而他也不放在心上。後來他從歌舞院中走出。在路對面有一個矮小的人，隱在黑影裏候着。他也沒有覺得。其實這個人已經跟着他，偵察他的行動，有好多日了。但是往日太山總有達拿作伴。這一晚達拿恰有別的事情，不會陪着太山同來。

那人看見太山向着日常所走的那條路上走去，便飛奔似的追到前面。原來太山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總須經過穆爾路的。這條路是巴黎全城中最著名又狹又靜的路。一到天黑，行人就不敢走了。太山是很厭惡熱鬧的街道行動不自由。故而貪着取這一條路回去，好避去別的熱鬧的街道。這一晚太山走在這陰氣沈沈的路上。才到半路的光景，忽然聽得狂喊救命的聲音，從對面一宅房子的三層樓上發出。明明是女人的聲音。太山不等到第二聲，便連縱帶跳趕上樓去救他。

在三層樓上從一間門扇半開的房裏，第二次的呼救聲

送入太山的耳朵。太山直衝進去，見是一間燈光黯淡的屋子。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光照着十幾個面目兇狠的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面目還算齊整，靠着牆角立着。把手護住咽喉。一見了太山，便喊快救我，這些人要把我殺死了。

太山把眼向周圍一看。這些暴徒還是立着不動。心中正在詫異。接着聽得背後有人走動。回轉身去看，就見兩個人影。一個放輕脚步向門外逃走。太山一望就知道是陸可夫。一個是身材高大的漢子，手裏拿着一根大頭棍。放輕脚步向他身邊走來。太山這一回頭，引得那十幾個惡漢併力圍將攏來。有的拔出刀來，有的舉起椅子。那在背後的大漢，舉棍似泰山般的壓將下來。一霎時間，太山的腦袋就要壓成泥餅了。但是惡徒的心裏是這樣想。可是遇着曾經和虎豹豺狼搏擊過的太山。是不能這樣容易打發的。

太山將身一側。大漢的棍子落了個空。太山趁勢撞上去。

一拳打正他的下巴。使他立足不牢跌了一個筋斗。太山就左衝右突，把其餘的十來個人，打得一個落花流水。這些人當着他，好似以卵擊石。這個小屋子忽然間變了虎

洋洋得意的神情繼而露出驚訝的樣子。到末了顯出驚惶畏懼的神氣。像太山這樣勇猛。真是出於他意料之外。到得太山張口去咬他敵人的咽喉，這本是太山在荒林

中殺敵的故技。那女人就喊不得了，野獸來撲去。這幾個人那裏制得住他。太山久被文明束縛得煩悶難熬。今番遇着機會自然樂得開心。在門外走廊裏陸可夫靜悄悄的立着等候他同黨的消息。他早就此可以結果太山的



住園山太將棍刀着拿人個多十

那些嘗着太山拳腳的滋味的人，都一個個向門外逃命。但是陸可夫預先在門外看見勢頭不好。知道他今晚的計劃，已是完全失敗。立即奔到近處，用電話通知警局，說在穆爾路二十七號

性命。自己不願在場，故而預先溜了出來。

那女人還立在那處沒動。不過他的面色在這幾分鐘中，

變了好幾次。始而假惺惺的裝出悲苦的樣子。繼而變做

立即奔到近處，用電話通知警局，說在穆爾路二十七號

三層樓上有了命案，快來捉人。

等得警察到場，看見三個人躺在地上呼痛。一個婦人伏在一張骯髒的牀上不動。一個衣服整齊的少年立在屋子的中間，擺着撲人的身勢。因為太山聽着許多人脚步的聲響，當是惡徒又添了救兵來了。

警察便開口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太山約略回答了幾句。說明聞聲赴援的經過。招呼那婦人出來證實他的話。

那婦人顫聲對着警察道。他的話盡是假造的。我本是獨自在這間屋裏。他自己跑了進來。自然是不懷好意。我竭力抗拒，他使用強威嚇我。要是我的呼救聲沒有引動這

幾位先生來干涉。我就死在他手裏了。他隻手空拳還打翻了十來個人。竟是一個惡魔。太山聽了那婦人誣陷的話氣得無名火直冒上來。半晌開口不得。警察倒不甚相信那婦人的訴說。因為他們從前已經探悉他的行為和他所來往的一班朋友。但是他們是警察，不是裁判官。只有把一千人通都帶進署裏聽候審判。官問明虛實的一

法。警察就把這個辦法告訴太山。

太山道，我並不犯什麼罪。為何要到警署去。我打這一班人，完全是為自衛起見。我和這個婦人素不相識，遠日無冤，近日無仇。我真不明白他為甚要誣良為盜。警察道，不用多說。有話等見了問官再說。一面說，一面走。上前去用手按太山的肩。那知一轉眼這個警察跌了一個倒栽葱，伏在牆角不動了。同時許多警察都圍攏來去捉太山。他們都受了五分鐘前那些惡徒所受的待遇。太山身子十分靈活，一時間把那些警察都打得東倒西歪，連手鎗都來不及抽出來。

太山一眼望見一個窗是開的，窗外好像是有一枝電桿或一顆樹。那時打倒在地下的一個警察，拉出手鎗來對着太山就放。第一鎗沒有打中。等到要放第二鎗的時候，太山已經把桌上的油燈打翻，全屋子都是漆黑。弄得一衆人不敢妄動。祇見一個黑影很迅速的在窗上一晃，好像縱到窗外電桿上去的。等得他們爬了起來，趕到街中，

連影子都不見了。到處搜尋，杳無蹤跡。

這些警察沒法。真是瞎子吃黃連。只得帶了那個婦人和還沒逃走的惡黨，回署。路上就拿他們來出氣。最為難的

是要報告署長，許

多身藏利器的人，

捉不住一個隻手

空拳的罪犯。好像

他們是有意放走

的。然而那留在街

上把風的警察，咬

定說是始終不會

看見有人從窗裏

跳出。也沒有人離開這所房子。大家不很信他的話，但是

沒有別的證據。

原來太山縱到窗外，抱住電桿。先向下望，看有沒有人守

着。這也是他在荒林裏得着的習慣。果然底下立着一個



警察。他就向上望。見沒有人。就爬上去。到得電桿的頂上。

對着就是屋檐。太山在荒林中練了二十年的工夫。在樹尖上尚且跳來跳去。身輕如鳥。這時候自然毫不費力。從

電桿縱到屋頂。

上了屋頂，就沿

着比連的屋上

爬過去。真是捷

如猿猴。等到了

一條橫街。再揀

一枝靠近的電

桿緣着下來。落

在地上。

太山飛奔過了幾條橫街。就轉入一個日夜咖啡館。借用

一間盥洗室。把手上衣服上的灰泥洗刷乾淨。再從咖啡

館出來。便態度安閒從從容容的緩步回寓。

太山走到離寓不遠的一條大街上。正等着一輛汽車駛

過要走到路對面去。忽然耳邊聽得嬌聲喚着自己的名字。抬頭一望，就遇着古特子爵夫人的青眼見他含笑俯身致敬。連忙回了一禮。及至再望。汽車已從身旁疾馳而去。

過後太山心裏想，同在一個晚上，會無意遇着陸可夫和古特子爵夫人。真是意外之事。誰說巴黎是很大的呢。

第四章 密斂

太山到第二日早晨，遇着他的老朋友。就把隔晚穆爾路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末了又說，你們這巴黎城，比野蠻的荒林還要可怕。我倒底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的陷害我。是不是他們的肚子餓了。達拿原本裝着很擔憂的樣子聽他。及至聽了這句話，不免好笑起來。便道，大概你一時要忘却把荒林中的標準，來猜度文明社會的舉動，是很不容易的事。

太山道，哼，文明社會的舉動麼。我們在荒林中倒不做無意識的殘殺事情。我們除了尋食求偶自衛保幼四件事

以外，便不無故殘殺。這都是順着天然的公例。但是你們文明社會呢。哼，文明人比了野獸要殘忍得許多哩。殺人眨眼，還不算得傷天理。最傷天理的地方，就是假借了一種好名義來引人陷落。不怕你不上圈套。昨晚我就是上了這個當。明明是有人命在頃刻。凡是人類，那裏有見死不救的道理。我從不曾想到一個女人會忍心做這樣喪良心的事，把誠心救他性命的人，送到鬼門關去。看他後來的反噬，一定是這個道理。大概陸可夫知道我常從穆爾路上走過，算定我昨晚亦走那條路。故而設計埋伏，誘我入彀。就是後來那女人的謊言，也是預先計劃好的。真可說是算無遺策了。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達拿道，我早就告訴你。天黑之後，不要在穆爾路上走。你偏不信我的話。所以遇着這次的意外。

太山含笑道，不是這樣說。全巴黎城中再沒有第二條路像穆爾路那樣引人入勝了。我以後有機會，還是要從那兒走。因爲我自從離開斐洲之後，要算在那條路上第一

達才尋着一個大開懷的事。達拿道，你且慢開心。恐怕你不一定有機會可以在那條路上自由行走了。你須記着。警署決不把昨晚的事，將就過去。難道吃了你的苦頭。就這樣容易罷休麼。細細追究起來。終究要有水落石出尋到你的時候。那時把你打入深牢，監禁起來。看你還覺得快樂不快樂。太山眼露兇光的答道，他們休想教人猿中之太山，嘗鐵窗的風味。太山說這話的神情，倒把達拿嚇了一跳。達拿就想到太山敢作敢為，靠着一己的勇力，不管什麼法律不法律。恐怕闖出大禍來。還不如及早勸導他一番。使他不和警署中人結怨。免得將來再遇着同樣的事情。

達拿就很鄭重的道，太山，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國家法律為保護人民而設。不論於你個人方便不方便。你總得服從的。若是你儘管和警署為難。不但是你自尋煩惱。還要帶累你的朋友哩。但是我以立刻向他們說明昨晚的事情。就在今天去辦。可是你以後一定要服從法律才

是。假使司法的人要叫你去你一定要去。要叫你來你一定要來。現在我們且同到警署去。看我的一個至交。把穆爾路的一件事弄明白了。

隔了半點鐘的工夫。他們二人已經到了警署。和警察長會着。老友相見，自然十分親熱。警察長還記得幾個月前。達拿和太山爲了手指印的事情，曾一同到署會過面的。達拿把隔晚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署長聽了，冷笑了一笑。一面按鈴喚書記。一面在桌上翻着。檢出一宗案卷。到得書記進來，他便命他去招呼昨晚到穆爾路的幾個警察趕快進來。他轉過身來對太山道，先生，你犯了一件毆警的重罪。要不是我這位老友同我詳細講明這件事的經過。我也不能不依法辦理。我現在且把昨晚在場的幾個警士喚來。讓達拿少佐告訴他們詳細的情形。看他們是怎樣的說法。再作道理。這種辦法，實在是破天荒第一次。向來不會有過。大概文明社會上的事情，還有許多你不很明白。你只能依着社會上的習慣做。慢慢兒考究起

來。自然知道一件事有一種正當的辦法。受你痛打的那

些警士，不過是盡他們的職務。他們每天冒着性命的危險，都是爲着保護別人的性命財產。他們對於你亦是一個樣子。他們都是勇敢的人，

受了你這樣的待遇，很給他

們一個下不去。請你想法使

他們不把你的侮辱放在心

上，是最好的事情。我想你也

是一個極勇敢的人。大概勇

敢的人最是寬宏大量。說到

這裏，四個人已推門進來。他

們望見太山，人人面上顯出

很詫異的樣子。

警長道，孩兒們，這位就是你們昨天晚上在穆爾路遇着

的少年。他現在到這裏來自首了。我望你們細聽達拿少

佐的話。你們就知道這位先生從前的歷史，和昨晚對着

你們的態度了。少佐，請你說罷。

達拿說了半點鐘的工夫，才把太山在斐洲荒林中的生活約略述了一遍。怎樣遇了野獸，就拼命的奮鬥，才得保全自己的性命。森林裏也

沒有一樣東西不是他的仇讐。所以他同野獸一

樣。只知順着本性去做。不能十分考慮。達拿接着道，

昨晚他又誤會諸位的意思。在他想來，諸位一定也是他的仇敵。所以不問情

由，也把諸位難爲了。我知道諸位覺得最難堪的事

情，就是被他隻手空拳佔了勝着。但是諸位也用不着自

慚無勇。譬如你們和一隻斑斕猛虎，同關一間屋子裏。你

們制伏他不下，決不算是一件丟臉的事。然而你們昨晚



太山向警士們道謝

所經歷的，確是那身經百戰和虎豹豺狼爭鬪，還要全勝的神力。難怪你們不能取勝了。

四個人聽了達拿的話，都對太山望了一望。再對着署長望着。看有什麼命令。那時太山就做了一件很得體的事情。把這四個人的惱恨都送到瓜窪園裏去了。原來太山走到他們面前，伸出手來給他們握。嘴裏還道：昨晚無心得罪諸位，抱歉得很。還望諸位包涵。一場禍事就此了結。以後警署中間平添了一段笑話。那四個警士也滿口讚太山的神力。

達拿陪着太山回到家中。案頭放着一封英國來的信。知是從灰石子爵格萊頓那裏來的。因為自從尋覓琴痕的時候，達拿和格萊頓相識之後。他們二人時常通信的。達拿把信拆開，看了一遍。便道：他們大約在兩月之後，就要在倫敦行結婚禮了。太山也不用問他們是誰。只是一言不發。就此終日像上了心事一般。

那天晚上達拿和太山到歌劇院去。太山只是沒精打采。

劇場上唱的什麼，是充耳不聞。做的什麼，是視而不見。心上祇想那美國的妙人。耳中祇聞那美人的情話。但是美人要屬沙咤利了。事到如今。何必說他。太山正在要把自己拔出情網。忽覺得有人對着他望。用出他在野林裏練慣的靈覺，抬頭一望。原來古特子爵夫人倭偕的秋波，從上面一個樓廂中射來。芙蓉面上帶着雙渦。太山就打了一個招呼。再看倭偕的神情是要邀他過去一談。

到得一幕告終。太山就到倭偕樓廂中去坐下。倭偕道：我久思和你一會。我們夫婦受了你的大恩。始終沒有說明在船上的時候，不願把那兩人依法究辦的理由。倒似我們不識好歹了。我心裏時常覺得很是抱歉。太山道：說那裏話來。我從沒有想你們應該說明什麼理由。我想到你們的時候，總覺得十分愉快。上岸以後，他們還來胡鬧。倭偕快快不樂道：他們只是不肯罷休。我覺得非同人家商量不可。但是想不出第二個像你這樣熱心仗義的人。可以告訴你的。你一定要許我直言無隱才好。這於你自

己也有益處。因為我深知陸可夫的爲人。他決不輕易饒你。總還要想出法子來報仇。我心裏要告訴你的話，或者可以助你破他的陰謀。現在這裏人多耳雜。不便對你多說。明日下午五點鐘我在舍間專候先生便了。太山便立起來說了一聲明天再會罷。

在這歌劇院的一個牆角裏，立着陸可夫和卜費肚，冷眼看着太山坐在古特子爵夫人的樓廂裏，便相視笑了一笑。

到第二天下午四點三十分的時候。一個矮小有鬚的人，在古特子爵住宅的側門上按鈴。一個僕人開門一望。顯出是素來相識的樣子。低聲說了些話。起初這僕人似乎不答應那有鬚人所求的事。但是有鬚人就拿出一樣東西，塞在僕人的手裏。僕人立即回轉身來，引着有鬚人曲曲折折到了子爵夫人會客室的複室裏去了。

隔了半點鐘。太山便進了那間會客室。子爵夫人不多一會也出來了。滿面笑容迎着客人道，今天你果然光臨。我

異常快樂。太山便說無論怎樣是要來踐約的。

他們開頭說了些普通應酬的話。後來說到他們第一次相識的情形怎樣奇怪。慢慢的引到他們所要談的正文來了。

子爵夫人道，你一定茫然不解。陸可夫要陷害我們的目的。但是一說就明白了。子爵是參謀部裏的要人。他掌管着極重要的軍事上的秘密。有許多關係國家命脈的文件在他手裏。這些文件別國政府願出重價交換的。他們的好細情願拼了性命，做出殺人放火的罪孽來偷盜這種秘密。現在子爵手中就有一種文件。不論什麼俄國人拿到了手。送給俄國政府。便可升官發財的。陸可夫卜費肚都是俄國的奸細。不論使用什麼手段，要想弄到這種文件。在船上那件詭詐的事情。目的全是爲威逼子爵拿出他們所要的東西。子爵如果犯了局騙的惡名，就一生一世不得翻身。還要想在參謀部裏做事麼。還要想在社會上立足麼。他們就想靠拿住這個把柄，來勒索子爵的

文件。那知被你窺破奸謀，他們的一番心計都付之流水。他們就想出第二個計劃來。拿我的名譽來做他們的要挾品。也同子爵的名譽一樣有效。所以卜費胥闖進了我的房艙，就把來意說明。要

人似的來叉我的咽喉。要不是你來救援。我的性命那晚定送在他手裏了。太山罵了一聲惡獸。倭僧又道，他們比惡獸還兇惡些。簡直是惡魔哩。我替你擔心。就是因為你

是我允許了他們的要求。那就罷了。不然，陸可夫立

結了他們的深怨。我願你時常防備着。我懇求你不要忘記我的話。若是你爲

在門外。立即可以通知船上的辦事員，說是我容留

就要抱恨終身了。

了一個奸夫在房內。就此

太山道，我不怕他們。我生平遇着的仇敵，比陸卜二

逢人便訴。登岸之後，便向報館訪員宣傳。他們的心

人兇惡的幾倍，我還是絲

計真是狠辣得可怕。但是

毫無損哩。太山心裏雖是

我剛巧知道卜費胥的一

想到穆爾路那件事情。然

件隱事。若是報告了俄國的警署。立刻可以送他到斷頭

而覺得還是不告訴倭僧的好。因爲告訴了他。倒反教他

台上去。我當時就拿這個來抵制他。所以我湊着他的耳

擔憂，那又何必呢。

朵說出一個名字來，那知觸了他的怒氣。他立刻變了瘋

太山又道，他們既是這樣陰險。何不送他們到官裏去。可



大 山 和 子 爵 夫 人 會 談

以省得許多防備。一到當官究辦，他們就無計可施，性命也難保了。

倭借猶豫了半晌，便道：其中有兩個理由。一個理由就是因爲當官究辦起來，恐怕要傷他們的性命。所以子爵不肯下手。還有一個我懼怕他們的理由。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人。祇有陸可夫知道的。我不明白，他停了不說下去。祇管對着太山呆看。太山便笑問你明白什麼。

倭借道：不明白我爲什麼想把這個理由告訴你。我在丈夫面前還是瞞過。不敢直說。我信你一定懂我的意思。可以指點我應當怎樣做才好。我信你不會過分的責備我。太山道：我恐怕有負了你的盛意。即使你殺了人，我還要說那被殺的人幾生修得這樣福分，才遭遇着天仙的茶毒哩。

倭借道：不要這樣說。我也決不會犯這種重罪。但是讓我先說明子爵爲何不願究辦這兩個人的理由。以後我若還有膽量，再說明我懼怕他們的理由便了。尼古拉陸可

夫是我的哥哥。我們都是俄國籍。尼古拉從小就是無惡不作。曾在俄國陸軍裏當過兵官。因爲犯了事革職永不敘用。過了幾時，人家也慢慢的忘了。我父親就替他在偵察局謀了一個位置。他所幹的惡事，真是一言難盡。然而有才足以濟惡，始終逍遙法外。近來他益發得計。凡是他的冤家，他祇要輕輕加他一個謀爲不軌的罪名。俄國警署也就不問情由，不教他身首異處。便是發配西比利亞去了。

太山便問像他這樣無情無義的對待你們夫婦。還有什麼手足之情。若能使他明正典刑，豈不是爲社會除害麼。你又何必顧戀呢。

倭借道：但是還有第二個理由，奈何他不得。他雖是我的兄弟，所做的事已是恩斷義絕。可是我還受他的挾制。因爲我有一件不可告人的隱事在他手中。

他停了半晌，又道：我索性盡情告訴了你罷。因爲我知道早晚是要告訴你的。我從前在一個修道院中讀書的時

候。遇着一個人。我當他是一個君子。他的來歷我完全沒有知道。我又不明白我自己的心。完全是一個小孩子的天性。不知怎樣的就以爲兩下有了愛情，那人逼着我和他私奔。預備着正式結婚。到了火車站，上了火車。這都是日裏的事。我始終同他在一起。不過三點鐘的時候。等到了預備結婚的地方正要下車。就有兩個偵探把他捉住。連我也帶了去。但是我一說明了和他同行的情形。他們就許我自由。不過另外差了我送回修道院。原來那個人不是一個正人君子。乃是軍隊裏的逃兵，又是漏網的罪犯。在全歐各國已是積案累累的了。這件私逃的事，修道院中人亦只好隱瞞過去。所以連我父母都沒有知道。但是尼古拉後來遇到了那個人。把這件事完全打聽到了。他現在就拿這個把柄來挾制我。要是不依他的話。他就向子爵和盤托出。太山笑道，你到底還祇好算是一個女孩子。方才你告訴我的這件事，於你的名譽毫無損害。你趕快把這件事盡情告訴子爵。他聽了一定笑

你懼怕得沒有道理。趁早好收拾你這位令兄，請他嘗嘗鐵窗的滋味。

倭偌道，我巴不得有這股勇氣。但是我總覺得胆小。我從小就怕男子，第一個是我的父親，以後就是尼古拉，就是修道院中的神父。我的朋友都是見丈夫怕的。我也是和他們一樣。

太山很詫異的道，女子爲什麼要見男子害怕。照我在斐洲的經驗，只有男的怕女的，是常事。除了有些黑人不是這樣的。依我的眼光看來，黑人的程度有許多地方遠遠不如野獸哩。我真不明白文明國的女子。爲什麼要怕男子。男子是應當保護女子的。不應當教他們見了畏縮。我決不願意有什麼女子見我害怕。倭偌道，像你這樣溫文爾雅，我想世界上決沒有女子會見你害怕。我雖和你還是初相識。但是我從來沒有遇着第二個人，像你這樣令人不生畏怯心的。豈不是件怪事。那天晚上在我的船裏，看着你對待陸卜二人的神氣，好似貓捉小鼠一般。女

子有了你做保護，還怕什麼。

太山坐了一會，便告辭出來。臨走的時候，倭偕和他握手，露出依依不忍捨的樣子。再三叮囑他第二日再來。秋波中含着無限的深情。過後太山慢慢地思量那千般嬌娜萬般旖旎的模樣，免不得惹情牽。

太山走後，倭偕回到室內。但見陸可夫端端正正的立在前。心上嚇了一大跳。身子向後倒退了幾步。便問你是什麼時候來的。陸把眼斜望着他答道，比你的情人早來了一步。倭偕道，不許胡說。這種話是可以胡說得的麼。陸道，倭偕，如若他不是你的情人，你也不用動氣。不過他一定是傻子，才會辜負你的深情。要是他知道一些女子的心性，還怕不把你卿卿我我擁摟得十分甜蜜麼。你的舉動，你的談吐，無一不是挑逗他的。可惜他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說到這裏，倭偕把雙手掩住耳朵道，我不願聽這

種瘋話。你不應當說出這種話來，無論你拿什麼手段來挾制我。你自己明知我是清白無瑕的婦人。我今晚就要把從前的事情從頭至尾的告訴子爵。以後我也不怕你的威嚇了。子爵一定可以明白我的難處。到那時你小心便了。陸道，你還是自安緘默的好。我現在有了眼前的把柄，又有你的僕人可以做見證。還怕子爵聽了不信麼。從前做閨女時的私奔，恰好添了現在背夫密約的佐證。好一個清白無瑕的婦人。醜極了。陸可夫對着倭偕放聲大笑。

倭偕終究不會對子爵說什麼。所以事情愈弄愈糟。從前心上恍恍惚惚怕的是舊事重提。現在倒反添了真賊實據。益發懷着鬼胎。或是賊人心胆虛。越想越怕起來。

(未完)

春季適用！ 人人宜備！

橡皮底鞋

大廉價

較前售價
不及半數

每雙售
八角
一元
一元二角



此鞋輕便柔軟 異常適足 春季旅行散步 拍球遊戲 或家常穿着 都很合宜 本館特行廉價發售 作為應時的供獻 男女孩童 各種都備 印有廉價目錄 承索即寄 貨存無多 務望速購 外埠郵費 每雙二角 售出之鞋 恕不退換

美國克羅司橡皮鞋廠製
上海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春季適用！人人宜備！

橡皮底鞋

大廉價

● 較前售價 ●

● 不及半數 ●

售 僅 雙 每
角 八 一
元 二 一
角 二 元 一



此鞋輕便柔軟，異常適足，春季旅行散步、拍球遊戲，或家常穿着，都很合宜。本館特行廉價發售，作為應時的供獻。男女孩童各種都備，印有廉價目錄，承索即寄，貨存無多，務望速購，外埠郵費每雙二角，售出之鞋恕不退換。



美國克羅司橡皮鞋廠製
上海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編者與讀者

「紅鑽石」一篇。我們曾在五卷七期中預告過了。現在

已於六卷一期登出。這篇乃馮六先生的好譯品。望讀者諸君不要忽略了。

五卷九期「蠟人」一篇。排字房誤用「臘」字。校對時。又不曾看出。此外間或有些誤排的字。竟未校出。及至印成之後。縱使查覺。已來不及了。這都是我們疎忽。應當抱着十二分的自愧。向諸君告歉了。但我們以後自當注意些。現在我們擬在下期編者與讀者的頁末。設一個勘誤表。以便將所有誤刊的字。隨時更正。

通訊欄



本之君：「銀幕失影記」尾段。插入廣告內。其原因已於五

卷十期中申明。請察閱。

曹照孟君：四卷總目錄。已於五卷四期中附送。如未收到。可向該售書櫃問明。

周忌銳君：來函領悉。酬金照辦。

徐詩鶴君：尊意敬悉。能照辦者。當力行。餘請原諒。

沈寶秦程品良二君：關切盛意。自當感激。命名有誤。已向前途問去。

朱子惠君：來稿「浙西風俗誌奇」。已在五卷十一期登出。但有函詰者。金華屬浙東。何云浙西。又有謂所述均非真象。合並請復。

世界文壇雜訊



有一種極精湛的作品，名「危險」(Danger)，是美國波爾氏(Ernest Poole)最近絕作，書敘法蘭西某女子在戰場上當看護婦，經過了無數的危難，救治了無數的生命，描寫得危險絕倫，這書不僅蜚聲文學界中，即對於病理學(Pathology)上，亦是很有研究的。

陽歷二月十二日為美前總統林肯氏(Lincoln)誕日，米希利亞(Missouri)林肯大學校長納生(Nathan B.)集了許多學生組織學生軍一隊，依米希利亞第一義勇團(First Missouri Volunteer)編制，作種種含有高等文學的遊藝，將林肯事蹟表演出來，以事慶祝。

邱悼蘭

交 換



五卷六期中徐哲身君的「一個餓死的官僚」真是一篇最好的官場現形記。我很希望多登這種小說。他寫高升的少主人如何的窮苦，那王軍需如何的闊綽；但是他

們倆俱是官場中人，為何如此的懸殊呢？王軍需不費力頃刻索着一百萬元的餉，那末這教育部的參事就沒有索欠薪的本領麼？無奈政府有意摧殘教育，養成那軍閥的淫威；使其惟知坐享頌福；區區的土匪尙不能平定，如何能說到禦外侮上去咧；我不禁為中國和教育的前途哭。

十三，二二八，盧鍊百

勁風先生大鑒。久仰文名。愧未識荆為憾。茲對於貴刊小說世界第五卷第六期小青君所譯之「一封遺失的信」一篇。稍有疑問。請轉詢小青君。即於交換欄說明。以祛疑惑為感。

第一頁上欄第九行說「這信是曼勃爾寫給他的」又第五頁上欄第六行又有「他喘息道那麼你會把那信讀過了麼」鄙意情書是秘密的。當不假手於人。應是曼勃爾自己親手寫的。何以夏立父再問伊你會讀過了麼。這一句。前後語氣似欠明瞭。不甚呼應。未知有何別解否。或係讀字誤刊。乞示。此頌箸祺。

諸慕真謹啓

曾患肚痛便閉等症及服用嬰孩

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江蘇無錫北門外江陰巷賀桐生先生來函云三女蘭現年五歲性極穎慧為大二兩女所不及故鄙人夫婦甚鍾愛之自斷乳後因食物不調胃中受滯常患肚

此係無錫穎慧之女



閉等症屢經鄙人延請當地兒科醫士診治多方均

未見效無法可施頗深焦慮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病竟霍然而愈洵為嬰兒藥中之聖品謹修寸楮附送小女相片以鳴謝忱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所創特製專治小兒疾病之靈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自己藥片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肚痛及腹痛如絞均係腸胃積食不化腹內鼓氣有以致之也是以療治之法必需先使腸胃清潔為首要即逐日大便通暢有序是也欲大便暢適非服用清導丸不可得也蓋是丸功力和平服後即能使大便祕結治愈且治肚腹絞痛 肝火上升 疾病頭痛 胆汁不利 等患是也湖北鐘祥石牌天興成

肚腹絞痛



號樊仁甫先生來示云鄙人春間曾患肝陽頭痛大便祕結雖經服藥終未奏效及服用紅色清導丸後精神清爽大便暢適

有序飲食亦為之增進且此丸藥性和平效驗如神誠妙藥也清導丸之功力且使皮膚光澤能治面上紅瘰兼治痔症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紅色清導丸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文學研究會叢書

雪朝

書爲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廷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一册定價五角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述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與青年的鬱悶病。 一册定價三角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顯尼志勞。這劇共分七幕，每幕可以獨立，內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七個女子的愛情的變幻，如在一個單絃上撥彈出許多好音來，真可令人嘆觀止。 一册定價四角

意門湖

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故鄉之風景，能使無數人與著者同情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 一册二角五分

飛鳥集

鄭振鐸譯 近來新文壇上小詩十分發達。他們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太戈爾此集的影響。此集包含小詩三百二十六首。卷首並有太戈爾傳。 一册定價三角

小人物的懺悔

此書爲俄國安特立夫在歐洲大戰時所著。安氏於日俄戰爭時曾著紅笑一書，爲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書亦爲描寫戰爭慘狀之作。而純以個人之感觸，烘托出大戰之殘酷。讀此雖好戰者亦當爲之黯然。 一册定價五角

新俄國遊記

瞿秋白君往莫斯科考察新俄羅斯之新氣象。凡途中經過之見聞思想。均隨筆記述。足以見新俄之實際。 一册三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

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揭載時，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之稿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 七 投寄之稿，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所有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編譯所內，小說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郵費表	定價表		每冊	普通號	特刊號
	本埠	外地			
國內(寄古新報外)	一角三分	一角三分	一冊	一卷十三冊一元	及免票(郵票一角五分)
本埠	二角七分	二角七分	一冊	半年二十六冊二元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本埠	五角四分	五角四分	一冊	半年二十六冊二元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本埠	八角	八角	一冊	半年二十六冊二元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本埠	一元六角	一元六角	一冊	半年二十六冊二元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本埠	三元二角	三元二角	一冊	半年二十六冊二元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補血丸



夫脾胃者乃受納消化飲食之利器也受納有定消化有定力所以一日三餐應其所需之量也膈不厭細食不厭精利其所化之力也由是而神清氣爽體常舒泰矣兜安氏秘製補血丸以瀉為補蓋大便通則血自旺故以補名茲將其專治各症列后

大便不通嘔惡作酸舌苔黃膩肝胃不和膽汁泛溢胃脘脹痛積食不化反胃噎食小孩疳積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七角
每打洋七元